



燕巖集
地

~ 16
2404
2



和
2404
3-2

231/2

燕巖集卷之四



花開金澤榮于霖校編

潘南朴趾源仲美著

慶州金教獻伯猷

叅訂

光山金應洙士應

農說

諸家總論按說

以下諸則并老醇

管子云云

商子云云

臣趾源曰古人言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夫
之所以不饑不寒者財也五穀布帛是也饑不可食寒
不可衣者貨也珠玉金錢是也貨者所以與財為輕重



之權而非所以生財也故一家藏之可以自豪於平世而一遇水旱兵荒則其不盡歸於任氏之害者鮮矣然而人知有貨之可以不饑而不知徒貨之不足恃也家猶如此而况國乎管商是佐霸之才而其能明於本末輕重之辨如此是豈可以功利之說而忽之哉

呂覽云云

臣趾源曰五土民莫不耕也不知柔之可力棘之可肥緩之可急燥之可濕也五穀民莫不藝也知草之能竊苗而不知苗之相竊也知苗之相竊也而不知地之先已竊之也黍稻禾麻菽麥人莫不食也不知多米之寡糠也香甘之忍饑也皆由於稼之得時也人知用畝而

棄畝也不知高下之正相反也人知雨潤而暘燠也不知風之可使冷然善也人知後時之爲失也不知先時之失猶夫後時也夫能知其術而盡其理者其惟聖於農乎人皆知農之能養人也而不知聖於農者之乃能使人聰明睿智體康無殃也又能使天下之人童樸一心以至於主位尊而公法立也大哉農乎醫性醫命之妙制治保邦之本實在是矣農而至於如此可謂稼穡之極功而炎稷之能事畢矣古今譚農者未有能說到於此若呂氏者商也非農是惡足而知之哉竊意古之所傳神農之說如許行之徒相與爲之後竟爲大賈居也然其說精深到底寔寔有此理非可以傳會假說也

豈或以傳非其人而廢其言也

馬一龍農說云云

臣趾源曰馬一龍其農家之理學乎其說最爲精微凡壤土之物色穀種之名品耜耨之度數鎡基之形制猶不屑規規也直欲論性命於化源察理氣於先天如陰陽推命遠溯胞胎醫家診證專聽脉息其所論推陳致新脫胎洗髓及察五賊於無形治稂莠於未萌者可謂盲且玄矣雖然農者天下之至樸而至精至巧未始不存乎其中古來聖智蓋已竭思盡力以示民而百姓之所日由而不知者也力田者苟能履其粗跡存其恒節而日孜孜焉可矣此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也故曰深耕易耨曰勤則不匱此兩言者足以爲南畝之經訓而若其所以然之故則夫豈頓頓者之所能盡講乎

朱子勸農文云云

臣趾源曰獎須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古者四民異業宜夫子之未嘗躬履而手執之也然夫子嘗自言吾少賤多能鄙事又嘗爲乘田而會計當矣爲委吏而牛羊茁長若使夫子爲司稼勸農之官則其疇有不易而其苗有不碩者哉孟子之於農亦若是已矣曰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又曰深耕易耨子弟以其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夫豈不能而空言哉特爲其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有司之事非大人之所必察也故孟子之不

欲並耕亦夫子不如老農之意也聖人豈真不知農哉
紫陽夫子學貫天人道接羣聖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知
亦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語其大則地負海涵語其細
則蠶絲牛毛其於平日講學論道繙經著書之外又奚
暇黷顏胥手下學壟畝之事哉然其莅縣守郡之日所
以訓誨氓俗勸課農桑者未嘗不諄切詳備雖老於田
舍者殆不及之信乎儒者恥一物之不知而農又生民
之大端也今此南康一榜其事目之該曉時務之切當
無容更言而卽其聲氣溫諄恩義孚洽藹然有溢於辭
表者凡一切俗吏煩擾絞急之病寬縱解弛之弊無所
容於其間千載下之猶足想其治體之髣髴而使其父
老讀之有以知其董勸之方子弟讀之足以消其偷惰
之氣讀之廈甍巖廊之上而節用愛民之念油然而自
生讀之於銅竹朱墨之間而受牧分憂之義俛焉而益
厲有是哉聖賢之言本末精粗靡有不舉而功利之及
於人深且遠矣

諸家摠論後附說

臣謹按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賈士之爲業尙矣農
工商賈之事其始亦出於聖人之耳目心思繼世傳習
莫不各有其學如周禮冬官及太史遷所著貨殖一篇
槩見工賈之情而漢藝文所載九家百十四篇卽農家
之執術也然而士之學實兼包農工賈之理而三者之

業必皆待士而後成夫所謂明農也通商而惠工也其所以明之通之惠之者非士而誰也故臣竊以爲後世農工賈之失業卽士無實學之過也惜乎古所稱農家者流今皆放失不傳而其所表見於歷代史傳者如管仲之於齊衛鞅之於秦李悝之於魏趙過之於漢任延三景之於九真廬江皇甫隆茨充之於燉煌桂陽崔寔之於五原黃霸之於潁川召信臣之於南陽童恢之於不其杜畿之於河東或跡古而潤色或荆智而趨便莫不有裕民益國之效此皆農之故實而古聖人開物成務之遺業也惟彼百十四篇尙不過載之空言而數君子乃能著之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是豈盡生長壟畝躬服鋤耰而後能之哉抑必能口談道德志經邦國而實學之底於可績也洪惟重農務本實我列聖朝家法而國初以來士大夫莫不立家勤儉體國經遠朝野之間風流敦樸而產業有常逮至豫泰盈盛之日久而駸駸然文滅其質末傾其本土或高談性命而遺於經濟或空尙詞華而罔施有政富者旣飽煖逸居而不知衣食之所自出貧者又無卓錫之業可以學稼而學圃於是乎農之學莽矣農之學莽而其效益蔑如則凡民之稍有智巧者日趨於末業遊食之塗而其屈首緣畝皆天下之至愚至拙也是豈可使戶誦土化之經而人喻火耨之妙哉唯在爲士者有以救其流失而率之得其

方也嗚呼今以浮華不學之士率其惰窳無知之毗卽何異於使醉人相瞽哉是故漢之二千石必有孝悌力田之舉安定學規乃設農田水利之科無他貴實學也

授時按說

臣謹按農之爲道莫大於時上古渾朴民非不能力之爲患而或不能節適早晏之爲患故聖人爲之曆象敬授人時後世人欲肆而天理微民非不能知時之患而能力不見奪之爲患故孟子以百畝之田勿奪其時爲王政之大端夫古之所謂奪農者曰臺觀城池之興作也蒐獮戰鬪之驅使也凡一切用民力而歲過三日及不以其隙者皆是也此固聖王之明禁而治世無是也然只知不用民力之爲不奪而不知其又有三奪者潛居其間何謂三奪曰土膏方興耒耜四出而我無牛糧望其餘力之藉助是謂貧奪之也子弟衣食自好謔浪閭里朋飲博塞不知其畝之頓荒也是謂逸奪之也郊甸之氓重錢而輕粟出入都邑浮遊墟市或以耕牛之力而搬賣薪柴或以荷鋤之材而爲人雇腳務以沾漑目前而不能少展其終歲之憂是謂以姑息之利而奪之也古人曰一日不耕終歲不飽農家諺曰社前種麥爭回耬嗚呼時之所爭者甚則晷刻間而奪之者常有四三若是者雖戶設測景之表里置紀星之官亦無益也然則如之何以可也曰世之牧民者非徒不奪必爲

之紆其力焉非徒紆之又有以率其志焉然後古昔聖人順天授時之意始益彰著而流行矣

占候按說

臣謹按占候之說見於經者多矣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有滄萋萋日出日杲杲曰有豕白蹄曰鸛鳴于垤曰月離于畢雨滂沱矣春秋曰六鷁退飛曰星隕如雨禮曰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或占之以節候或占之以氣運或占之以星月或占之以虫獸雲物而知之者也語曰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人則取諸巢穴而爲知人之知顧不大歟夫雨暘風雷之於農亦切矣苟靜心者推之以物化按之以方術是安足不知哉然高者病燥下者病濕稻花畏雨豆花怕暘風之於物亦然順其方者爲嫗响之恩失其時者成凋瘵之病嗚呼天可必乎亦修其在人者而已今夫溝洫治而水不能爲災屛車備而旱不能爲虐保澤而耨及時而壅者其苗耐風如是者又安用占候爲哉朱夫子有言曰吾知惠迪吉從逾凶滿招損謙受益而已若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之臣於農竊亦以爲云爾已矣

田制按說

臣趾源曰我國田名有方田直田句股田梯田圭田之

等此以形面不皆正方故打量之初隨形立名以紀其境界丈尺也有曰岱田浦田坪田火田洞畚泆畚堰畚反畚之名此則以其山野江海處地之不同而隨制異名也今以元儒王禎田制譜參之則圍田櫃田塗田沙田我國江海之間固多有之名雖不同而制則畧似城內多山少野梯山爲田所在皆是無論水種旱播膏沃或勝於平野其峭峰峻阪烈火燒菑不成梯級偏跪以耕一年種粟去又之他者名之曰山火田此與梯田永業不同其在山腰以上國典有禁而故處士臣柳馨遠亦以爲可作恒田者外凡諸山望皆當禁其焚耕此其意民能服勤恒田猶足以食力不此之爲乃務廣作而邀近效此農家之中亦有捨本趨末之弊左右龍斷之賤故所以深惡而欲抑之使其專力於恒田意固善矣或有憂其山耕不禁則樹木童濯山樊岡麓霖雨隕汰土石壅闕江流日淺此雖慮之深而事理則未周也從古未聞蜀山兀而錦江斷流牛山濯而河濟不通也峽邑多鉅壑深山斧斤之所不到而春夏之交常多旱風則山火自燒浹旬瀕洞四山焦黑有誰禁之清溪冠岳諸山近在江外雖不火田歲常一焚其非山耕延燒從可知矣然斧斤日尋京外之薪樵不絕終古秀色摩霄出青山之非因無木而汰又可驗矣峽氓雖愚能自相土之宜擇其土性之堅實多受天陽之地明年將墾則

自今秋預於所占之區伐木刈草鋪覆其土臨耕燔其
枯柴此火田之恒規也若其土氣虛脆受風散漫之處
則初不入耒鉏故其曾經耕墾之地雖長霖暴雨不汰
一沙曾未一墾者乃是從古不可耕之地也臣嘗行峽
中宿霧瀾谷時聞叱牛之聲如出天上而丁寧墾惻如
訓誠稚子之語向晚霧收始見兩山峻壁插天而耕者
雙牛齊駕猶帶白雲而犁杳然一望不覺體粟而心寒
盖危之也盡日行處處如此則心亦稍安彼非務廣作
其實山峽農地至狹非賴焚耕一事無以食力非特收
多稅輕利博於恒田而已如無至樂存乎其間則亦安
得令人悚仄若此而耕者意想安閑犁爛牛聽如彼哉
此不必勸而作之民自勸矣又不必禁而絕之亦不從

令矣

音踏从水从田水也 本朝所製

區田之法不獨燒瘠之地宜行也凡於膏沃之土尤善
不獨旱田為宜雖水田亦好世傳故相臣李尙真之未
第也家貧埃寒三餘工課無以為資土校有田東屹者
所善也為悶之乾支山下有人廢田半日耕地以錢五
十文買之方秋樹木津盛相與取其枝柯可腕大者作
槩杙數千枚遍椎插其田中至翌年春拔其槩以熟土
一掬盈其科下粟數粒更以熟土覆之及秋得粟五十
石盖木槩入土經冬雪水木津土液相凝槩皮朽爛亭
毒自成糞壤地氣堅實所以能致大熟也不煩耒耜只

一小椎一尺木糜能得千斗粟不負薪而數千糜足煖
三冬此其區種之別法最爲窮儒力不能躬耕負薪者
效而空傳美談竟無行之者良可慨惜東屹亦登武科
官至鐵山府使云

臣嘗遊平壤外城爲作箕子田記曰云云
見上記 臣因

此而竊有所感歎者夫箕田十六區天下之所無而吾
東之見長於中土者賴有此爾至今數千年來形制宛
然區畫分明正正方方毋論田字與井字無偏無陂惟
精惟一而足見古聖人心法遺畫獨在是田之中所謂
建諸天地而不恃質諸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聖人而不
惑者歟嗚呼甘棠不過君子一時之所憩石鼓只是時

王蒐獵之遺文然而當時咏歌之後世傳寶之况此十
六區乃千年聖人之攸宅而百王心法之所寄乎其所
以愛之重之護之惜之者孰如一樹之繁陰十枚之頑
石也然則其寸畦尺塍非可以猥增而擅減也明矣然
而愚民不無一畝半畝之犯耕於大路而以自附益者
距_臣所見之時已二十年矣其間安知不日益侵冒以
亂其經界者乎鄉人所稱法首之石亦多偃仆田間因
而埋沒者_臣愚復恐歲紀浸多則難得以識別矣請令
道臣躬自看審按舊踏量或有尺度之不如舊式者一
一查正阡陌之陵夷者增築之區畫之漫漶者疏濬之
徑畛之冒入於田內者表而出之悉復其舊界法首石

之摧殘而埋沒者亦宜新治而補缺焉亦願 國家置
法田於東西兩郊之中而一以箕田爲式一以井田爲
則舉深曉農理者爲之師致四方力田子弟數十百人
與之耕作毋循常習必按古方而益求其便利可行於
今者使各盡得其法而灼見其效然後歸之俾各爲一
鄉一邑之師而又從之以董勸考試之政則民無不興
起樂業而農之學始可大明矣至於量田之不以頃畝
而以結負成賦之不以九等而以六等此非係於時勢
者特循襲羅麗之陋而未之改也然而田政之紊亂職
此之由 臣謂不可不亟改者此也

農器按說

臣謹按古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械不利而
能善其事者未之有也上古聖人作爲耒耜教民稼穡
耒物之初未必能便盡便巧故後人爲之損益潤色焉
民俗之所習用隨方不同故古人又爲之參証而取其
長令天下之人通用而互利焉此耒耜之經農器之譜
所以作也此其意於便民之事靡所不用其極也我國
之農器與中國之農器其同異得失未知果何如也其
始果出於東國之神農歟抑亦學之於中土歟數千年
來猶能辟土而食粟則如斯亦云可矣然中世以來疆
域有限利用不通則安知今日中國之所用其便利更
有倍勝於此者乎故如欲利其器械則莫如學中國學

中國者學古聖人之法也將謂今日之中國非古之中國而恥學焉則是並與古聖人之法而賤棄之也周禮考工曰粵無鎛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鎛果善也雖越人學之可也如恥其粵而不學則是真無鎛也昔者趙過爲搜粟都尉教田於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作爲田器二千石遣令丞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稼養苗狀誠因使者之行購得中國之農器如果勝也使如趙過者依式鍛造廣頒八路亦善其事之道也趙過之於農可謂能矣然其時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令民無牛者得以趨澤過善其法奏光爲丞夫能虛心取人如此嗚呼此其所以益專其能也歟

耕墾按說

臣謹按字書土已耕曰田耕之必有其法故於是乎有畝畝之名今人於畝畝字多不分曉而特種之法亦從而無藝蓋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是田之度名而一畝之田必挾兩畝故兩畝之間因亦謂之畝秦孝公始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而後世因之程子曰古之百畝止當今之四十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則度名之畝又古今不一而畝間之畝亦不必盡滿其度故於是乎有壟之字以明其義詩南東其畝朱子釋之曰壟是也畝說文水小流也釋名曰山下根之受雷處爲

畎畝吮也吮得山之肥潤也漢食貨志后稷始畎田二
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畎蓋古之種田者皆種於畎杜詩
所謂禾生壟畝無東西者歎其農之未失也近世東俗
唯宿麥外皆棄畎而用畝申澍農事直說輒言粟豆生
後用網口牛耕兩畝間則其亦種於壟可知何其與中
國古法一切相反也通典漢武帝征和三年以趙過爲
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畎歲代其處苗生葉以
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
能風與旱所謂代田者歲易畎非歲易田也與周禮一
易再易之田不同而與區田同意欲其土氣之常新也
或云后稷時已一畝三畎周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耘除草也耔壟本也此卽所謂稍耨壟草隤其土以附
根也然則其法遠自虞夏而西京以來首稱趙過爲明
農者抑其法中世墜失而過能得其緒而尋繹之也然
而今之爲農者只知種苗處爲畝則亦安知一畝三畎
之爲何說也哉臣嘗過遼野見其田皆作細壟黍稷粟
豆挾壟而生遠而望之如鋪萬匹摩衲柳馨遠隨錄曰
我國旱田一牛四日耕者遼人可耕六日蓋是一畝三
畎耕牛往復倍之故如此然遼田一日耕不過我田一
日耕之強半而所收不啻數倍者非但土厚實以耕種
之法得宜而然云爾則一畝三畎之法后稷氏爲開荆
之趙過潤色之天下之民至今遵而勿失獨我東民不

肯爲者何也亦無學問之過也夫誦孔孟程朱之書相與講說義理以爲治心修身之方者是固士之學問而天下之末業小技一皆不可以無學問也而况農爲生民之大本而獨可以苟然率臆不致其博學審問之功乎詩不云乎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卽此畎種之法乃是天下後世農者之規矩六律先農之所以俟百世不惑而後之人不能易之者也夫農而不爲畎種之法者是何異於舍規矩而欲成方圓廢六律而求正五音者哉若乃燥濕之宜早晏之候鎡基之度前志俱有誠以百畝之不易爲憂則各能歸而求之有餘師乎

糞壤按說

臣謹按字書糞字从采从莘采獸掌爪莘拚除器也謂拚除之餘皆可掌芻而壅田也故曰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箕自向而扱之此掃除之容也荀子曰堂上不糞郊草不瞻曠其耘耔由是觀之掃除糞壅故是相因之事而古人無作便屎字用後世以便屎爲除壅之尤急者故因以糞爲便屎之名孟子曰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夫畝同而食有多少者糞壤殊功也周官土化之法必有至理而後世莫知其妙又况我東畜獸甚鮮糞穢猶難多得安所得其骨而漬之哉然勤而有力者終歲蓄聚則凡掃除之堆燔藝之餘簸瀝之所窮羽毛之所潄漑浙之所淀無一物之可棄此皆善

用之則化腐臭爲神奇也然其九土之性剛柔冷暖之
宜又不可不知也元儒王禎所論草糞苗糞火糞泥糞
之法精且備矣更無以加之也雖非以骨瀆種亦深得
土化之遺意者矣我國牧養未廣農民無牛者十之二
三雖上農鮮能飼大小六角羊彘之屬尤所絕罕自非
大都負郭之地顧何以肥其田乎野人牛闌外不鑿池
窖雖或鑿池不能以甄灰甃築肥沃之水滲漉流失牛
下穢歲全未踏爛鬱栖枯寒蕭然可焚冬月又無列甕
可以蓄貯便尿一缶纔滿生灌雪地夫一戶之內人畜
之所遺穢本自無幾而收聚之不如法而失其全功者
十之四五又其種法非區非畎間畝縵播以此無幾之
糞穢汎布廣占之田疇欲勻則太薄而無力不勻則養
苗有差等而壯穉相盜此其糞壤之法全失其方者也
臣嘗經過燕薊之間每見居民腰懸一籃手持鐵搭偃
僂於來牛去馬之後而拾其所遺可謂勤苦之甚而到
處糞堆方圓稜隅整整如亭臺未見其浪藉差池莊生
所謂道在糞壤者良覺是矣草糞火糞之法東俗固有
之宜按此益究其妙而至於苗糞之法未聞有行之者
夫捐斗區之種穀而收苗種之厚利民豈不樂爲之哉
豆與麻麥田家之所常有不外求而自足者一日穰種
一日犁掩已能辦數十畝其視蓄聚之勤運載之勞不
啻半之此最宜頒示而勸行者也農家之有車其用甚

博而糞壤之際尤不可闕瓊山邱氏獨輪之制最爲簡
易亦宜倣而用之者也右臣所陳不過一老農事而張
皇至此猥屑甚大臣誠死罪

水利按說

臣竊觀近世士大夫不肯畱心經濟其言水利者每出
於一種鄙賤之夫冒利濫分之計猥以白公鄭國自命
術旣膚淺言或誇誕井不及泉而壞人田產者往往而
是於是乎世之有力者厭聞水利以其厭聞也故言者
恥之以其諱言也故世益無講之者夫吾儕小人朝不
謀夕編戶之氓也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經國之謨也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聖王之政也夫旣民國之利
在於水則豈可一任其奔放乾涸而不之講乎臣謹按
周禮匠人爲溝洫一耦之伐謂之畎田首倍之謂之
遂井間謂之溝成間謂之洫同間謂之澮孔氏以爲畎
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而自然川橫自畎而遂遂注溝
溝注洫洫注澮澮注川此惟遞受傳瀉以備雨潦而不
見其爲滄瀆浸灌之意及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瀦水以
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鄭司
農以舍爲舍去之舍而康成不從以爲止舍之舍若然
則瀦與列若今之陂塘溝與遂若今之渠洫澮則專於
瀉而防乃所以內備疏洩外禦衝溢以節其曠勞者言
今之堤堰圩牯之等是也於是溉灌水種之法始見於

經而周時近古其法似猶未廣故儀禮公食大夫宰人設黍稷六簋授梁饌稻僅各一簋古稱食之美者必言梁肉語曰食夫稻衣夫錦以爲華美之極則想不如今人之必飯稻稔以此視之則三代以前治水之功瀉居八九而灌沃之用僅一二矣自先秦以來史起之引漳灌鄴鄭國之開涇注洛李冰文翁之於蜀白公信臣之於谷口鉗盧功利之在民宏且遠矣其歌曰決漳水兮灌鄴傍終古烏鹵兮生稻梁又曰舉鍤爲雲決渠成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其民國之富樂從可知矣繼此而言水利者史不勝書而如徐伯表莊熊羆之屬發卒數萬閱歲十餘未得其利而止者有之翟方進奏罷鴻隙之池杜預請決馬腸之陂則瀆水反爲民害而不得不決瀝宣瀉者有之此其或喜事要功不免窮黷之歸或高下異勢各有廢修之宜而終古以來生民之事蓋未嘗一日而忘水也天作吾邦幅員旣長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憎其式廓乃荒乃康東不盡滄海西不盡馬訾南不盡耽羅北不盡長白爲方千里者三之以井地之法開方積實無慮三萬萬井而名山碁布川源條達紆餘瀆汪衍沃浸灌不煩疏鑿往往渟匯如碧骨恭儉南大黃池等澤宛是具區雲夢之於荆吳弦蒲楊紆之於雍冀其中固不無風氣之不並土性之異宜而視諸周之職方可謂

具體者矣其外海堰江堤山渠野塘良吏之所營築先民之所引鑿殆不知爲幾千百所沛澤潛周功利浸廣宜其野有終身之飽國有登泰之盛而奈何邇年以來歲數不登一有枯旱公私遑汲意者兼并惰遊之害固居五六而大抵興利未廣溉沃之功未盡修也恭惟列聖朝重農務本必以溝洫爲急旣爲設置堤堰之司領之以宰執之重承之以幹能之士外至方伯守宰咸思興修罔或怠廢所以董飭修舉饒利民國者寶典煌煌式至今昭垂以治平日久不能不解弛有司之臣恬於故常事日雖存文報徒繁舊築之填淤日積新堤之成毀無常親民之吏學術未周於明農食土之氓智力俱短於任土由是而平地之蒿萊未除百年之淤洫終棄嗚呼此皆士大夫不講民事之過也臣謂堤堰司之職不可不申明先從諸路所在舊會所設公私陂池溝渠之填淤壞決者令監司守令巡審看詳次第開濬修築如是而澤有未究利猶未廣然後始可以益求增設相其流泉驗其土脈縣之以水地測之以句股雖有畚鍤之費木石之勞而其利十百可期經遠則尙可爲之至於車戽之術中國千餘年來所已茶飯用之者而我國尙未開荆藉謂匠手鈍拙不能便盡其妙誠按法制造務盡其精初或未成益究其妙此猶未盡更募他工所費不過數百千金而終必有一得焉者此豈傾危不

可試之事哉粵我 孝廟朝內下其制於廟堂令審其
便否而傳布諸路以爲務農之一助猗歟盛哉 聖朝
牖民利用之意至深切而當時有司之臣竟無能對揚
而承行之者臣愚不勝慨恨臣不敢知當時遺制今或
有在歟雖然法不徒行必待其人利之所在弊亦隨之
如宋之王安石多信小人之言數出高奇之策淤田之
舉涸泊之計徒貽煩擾竟無成效此蘇軾所謂天下久
平四方之遺利畧盡而今欲鑿空尋訪水利如卽鹿而
無虞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爲此者是誠不可不
慮矣然以今言之則四方之遺利恐亦未可謂畧盡而
聖明在上苟措之有術施之有序豈有如熙豐之弊乎
然欲行水利誠有二難曰得人也曰費財也夫畏事者
旣因循而不理喜事者又輕率而罔功蓋勸農而興水
利乃牧養斯民之首務若於藩臬守宰之外別設勸農
水利之官則其喜事邀功之心反掩其爲民興利之本
意不能無煩撓牽掣之患彼所謂牧養斯民者又將拱
手而何所事乎當於藩臬守令之中慎擇其人使之殫
心講究而久任以責其成隨之以慶讓殿最之法則利
興而民不煩矣近歲 國家經用不敷今欲發諸公帑
而從事於原野之間使不知計者視之誠斯不急矣然
捐數萬金之費于春而收數萬石之穫于秋費於帑而
償于田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尙甘心焉而况善于理

賦而顧憚其費乎繼是有興又以所獲者爲資所興漸
廢而不再費矣且士民中亦有曉解水利欲鳩財出力
溉人之田而獲其貫者此乃公私之所便而典憲之所
許也近世民俗不淳往往有渠成水到蒙其利而孤其
約者以此多不興行此宜申設條法益加勸導者也至
於各軍將營衙門欲自設庄屯者須買作公田及營度
於荒閑之地不與郡邑相關別置幹當驅遊手而佃之
庶無撓民歛怨之端矣

擇種按說

臣竊惟種之於穀亦云重矣夫一粒之微而莫不有天
命之性焉莫不有率性之道焉亦莫不有修道之教焉
夫誕降嘉穀各受形氣實函斯活踵踵生生今以五穀
種子同器而藏同畦而播雖千百歲不能易其所稟之
不同此非所謂命與性者乎宜於陸者不能生於水熟
於夏者不可登於秋得其宜得其時又無水旱稂莠之
害以至於日至之時而穫焉味甘氣香養人體性此非
所謂率性之道者乎今夫萑稗不擇秕稂多雜藏而鬱
裹苗而扶撲鹵莽而種之茂裂而收之如此而曰種粟
食粟種稻食稻農之道如斯而已則此乃聖人所謂罔
之生也幸而免而桔之反復終亦有種而不食者矣是
卽所謂修道之教未得其方也書曰邁種德德乃降孔
子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不純於德而能敏於政者

未之有也故曰種之於穀爲重也夫使百穀各盡其性而修其稼穡之道者此編盡矣然顧安能人提而尸喻之哉惟在勸農之官熟講而深體之也

播穀按說

臣謹按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事父母庶人之孝也夫天道者寒暑早晏之時也地利者燥濕肥瘠之宜也雖有嘉種不以其時則不生雖得其時非其土宜則不成故二言者爲農法之大綱而若其節目之詳卽有司存如此編所輯是也苟能得其時得其利則盜跖之所樹與伯夷之所樹何以異也然而孟子之言曰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得以食諸若是者雖盡得李悝趙過之術真獲歐婁汚邪之視亦無益也故又

繼之以二言曰謹身節用以事父母此所以禹敘六府無非利用厚生之資而利用厚生又必以正德爲本也故舜之命棄曰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其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夫天下之蒼蒼然求食者皆黎也而存其五品然後始可言姓矣由是言之后稷之功其母道歟司徒之教其父道歟故古者農與士非別人食與教非二道管子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昵則其秀民之爲士者必足賴也漢有孝悌力田之科必並言而不相離者蓋以是也後世澆漓士不出於農而農者無學故牧民者無純實可用之材

而耕播之法亦從而莽茂雖有神農之說亦未如之何也記曰人情者聖人之田易曰不耕獲未富也明君在上苟能播教於國中則載穫濟濟烝我髦士於萬斯年將致登平之休萬箱千倉又何足道哉

諸穀名品按說

臣謹按禮稱黍曰薊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取其名義芳潔足以享上帝鬼神也生民之詩曰執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維秬維秠維糜維芑自爾雅釋穀凡雜出於羣書者其品類形性皆可區別而其珠顆玉粒叟叟浮浮可令人目飽而耳甘者名使之然耳我東農家者流惟姜希孟衿陽錄五穀各品已與近世野人所稱多不諧合而大抵皆哇俚不典類不可以字名而氏呼也假如輶軒采風之際求東國禾譜以增翼爾雅之疏本草之目則將何以應之哉誕降嘉種無此疆爾界而其雅俚之分至於如此者方言陋之也嗚呼名之於物亦不可以不顧也臣以一豆粟之微有不勝千古感憤者昔我列聖朝重熙累洽文物鼎新思革羅麗之陋是有方言之禁每令公堂正衙先設禁牌士大夫出入中朝咸知嚮慕華夏言語聲律駸駸乎一變至今章服器物之名往往與華語合者皆先獻之遺也若使明朝歷服至今不墜則吾邦之進於華亦已久矣不幸神州陸沈太陽明夷士大夫忍痛含冤之義直數

百年不欲西向而坐遂致疆場頓隔風氣曠絕而自不覺其日就固陋後生婦孺至不知有古之所謂中華而舉天下以鄙夷之見竹紙古槩雖經史訓傳一切罵之爲胡地物至或有問彼人亦有文字乎亦有菽粟稌稷乎或以中國好處舉似於人則有識者輒疑其不嚴於春秋夫春秋之義尊攘爲大若不能分別夷夏有攘而無尊則惡在其能春秋也所謂尊中國者爲其名正而義當也尊之斯慕之慕之斯從之孔子曰吾從周中夏數千百年語言文字彼非能汗巖之至於盡則周亦有未嘗亾者存焉耳從古未聞憤夷狄之猶夏並與中華可尊之實而攘之也臣謂東國穀品亟宜廣攷博探證其名狀其或彼有而此無者益求其種而殫之其外凡艸木禽魚之未有定名者亦皆參詳證正茫然爲爾雅本草之續則方言雖不可頓革而文字始正庶無紕繆俚俗之病至於荏菽之爲太秣葛之爲唐縣布之爲木如此等類決知其不典之甚而遵襲已久至登於奏御之文臣亦謂不煩攷證先可改正者此也

鋤治按說

臣謹稽耘耨之器見於經者曰其耨斯趙耨者鋤也齊民要術作於魏晉之間有鏃鋤小鋤大鋤之文則鋤之制駸駸然向備矣其後繼而有耒鋤耨之制又有寬腳狹腳之異又有曰芸瓜芸盪曰耨鼓耨馬曰營州之鏟

曰陸家之大鑿作此者固非強鑿私智故爲是多方也誠以其用有益便而其功爲益備故耳夫其器如此則其用之之術亦當有舊疎而今密前難而後易者矣或曰得其制不難也倣造於吾邦而用之於農必利臣曰不可也無變今之種法而欲用中國之鋤者是暴其苗者也中國之田一畝三畎故爲鋤長柄立而刮其壟使土左右分而壅於苗艸無所著其根又耨之脚間與畎之間合非但車同軌也鋤亦同軌也故功倍而人不勞我國之種者廣畝漫種苗生無行列不得不爲小鋤短柄終日坐而遷延根根而培之勞倍而功半雖有長柄兩腳之制無所用之曰何爲不變其種法也曰歲歲入中國者役夫車徒皆西路之農家子也遼瀋之間日闢萬畝想必有見其法而便之者然其心以爲我禮義之邦彼則胡也豈可以禮義之邦學胡之法乎其象譯者又生不知農旣不知我國播耘之法又安知彼法之與我不同也况其志不出於貨利者乎其士大夫又皆鄙薄功利不肯留心於經濟而其不知農與不肯學胡之義又未始不同於二人究其弊則皆驕與吝爲之祟也臣故曰農政全書固非一人勑其私智而是後如有新方妙法雖或真出於胡狄之中士大夫去個矜字遜志願學焉然後農之道始得而公行於國中矣

備蝗雜法按說

臣趾源曰農家喜冬雪謂螟螣入地如雪深不能出也故踏雪在田不欲令從風飛散則地保澤苗能耐旱而不蟲又多蓄臘雪以其汁漬種則不蟲然雪在天天可必乎亦修其在人者而已元代秋耕之令可謂得其要者矣但恐民力不贍則難於從令益知廣占田疇實爲民俗之苦弊歟

收穫按說

臣謹稽秋穫曰穡穡之言耆也故洪範疏曰穡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臧文仲曰務穡勸分注穡爲儉穆叔曰大國省穡而用之注穡爲愛古人命字之義大可思也故載芟之詩曰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穡良耜之詩曰穫之程程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言衆力齊作及時收斂積之淨密無有零散耗失也故先王之制稼之過時不斂者令取之不詰其詩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穉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農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窮民共之也故傳曰五穀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此之謂也夫民終歲勤作逮其熟而可食也豈欲輕其一粒而慢棄之哉誠力有所不給而無奈風雨霜雹之奄至也故農家秋殷之際自畝而場自捆而稭蹂之耨之舂之簸之婦子忙滾未有甚於此時而粒粟狼戾鷄雀餘厭若不知其愛惜然者以至於輸納官倉引至漕所而石筭麤疏槩量不平其漏落

損折已不少至若舟楫不利風濤莫戒致有臭載拯劣之弊則此乃不幸之大者姑不暇言而及其船泊倉開臨當斛量之際船綱吏日奸竇百出每以堊粉假其顏色斗水息其偷縮謬謂如此然後米粒晶潤又不生蛀以此入倉峙積鬱滯腐壞不經歲而已不可食嗚呼近世蓄積誠可寒心矣藉使國有九年之蓄而國中之民又皆殷實家有蓋藏不仰官糶則惟此九年之蓄將何所逐歲翻動而去陳致新乎若是則九年之中其六年者久已爲朽土矣此豈保嗇民天之意乎如敖倉洛口倉未知其建置之始於何年而未聞其時有糶糶改色之法則所以能經久不敗者必有其術矣凡倉廩之法莫要於下無濕滯上通鬱熱而堅完淨密屏絕蟲鼠而已京外倉制雖設氣牕而不插穀虛又不築地鋪甄而例以木石排駢拉雜齷齪蟲鼠得以穿破此其所以腐壞耗縮而莫之禁也臣嘗見中國漕河及陸地運穀者其船板車箱皆直受粒穀不用藁箒驢負駝載者乃用布囊而其在倉宇則又以棟宇爲器直寫其中故一倉所積可以從外推測而不差其斗斛又有窖藏之法最善耐久可至數十年不敗昔凶奴所置蘇武大窖釋之者以爲舊時藏穀處是也而洛口倉凡三千窖每窖八千石則倉廩之內又有用此法者臣謂勸民務農使其主之者衆而又當益修其收藏之法以致保嗇之道然

後稼穡始終之義可以兩盡而蓄積之多少始可論矣

養牛按說

臣謹稽牛畊之法始於趙過然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然則周時已有其法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然則其所由來亦已久矣牛之於農大矣凡食粟者何莫非食其力也君子於含生之物皆不忍妄殺而况食其力者乎禮天子無故不殺牛蓋爲是也昔者程子與客語爲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程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乎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朱夫子嘗莅南康揭榜諭民曰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餵飼不得輒行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准勅科決脊杖二十每頭追償五十貫文錮身監納的無輕恕先正臣李文成公平生不食牛肉仁人之用心有如是矣我國牧畜未廣非牛則民終歲不能肉而其餵飼之方醫病之術民間亦不甚留意者以其有宰殺一路可以朝夕轉買如嚮客所謂屠之猶得半牛之價故也臣竊念之不禁則不忍其觶觥無罪禁之則於民誠有大不堪者又姑存其禁而不嚴易犯則上下相

冒紀綱爲之虧損矣孟子曰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五十者可以食肉漢之循吏必勸民畜字以爲養生送死之備者良以此也誠宜立爲科條務使閭里之間衆畜繁殖而屠牛之禁益加申嚴則其特維羣之詩復作於今日而仁民愛物之澤永求於將來矣若此篇所輯餽飼鑿病之方卽一田舍翁事耳復何足多云哉

祭文 哀詞

祭榮木堂李公文

維歲次乙亥十一月庚午朔一日庚午潘南朴趾源謹具酒果之奠哭訣于弘文館校理李公靈筵曰余年二八入贅賢門弟兄湛樂和氣氤氳外舅謂我余季好文仕宦雖疎文學甚勤來舍甥館余季汝師公之愛我視舅亦深授我詩書嚴課無私陪公周旋四年于茲文與世降公起其衰文劈韓骨詩斲杜肌小子不佞才魯性癡荷公誘掖庶幾愚移余方有進公奄棄世茫茫歧路我尙疇詣讀古一傳已多舐滯數行才下羣疑交蔽廢書太息繼以悲涕我疑何質我情孰勵念茲益悲實爲我地去夏潦暑公疾始崇玉巖清泉公于濯纓浴沂新服此日旣成顧謂小子盍觀於水盈科而進有爲若是逝水其忙言猶在耳而今思之警誨止此天生我公年命何屯苦席無孤萱堂有親昧昧者理難質鬼神無年無嗣昔人所愍孰主張是其亦不仁早擢魁科家甚清

貧歷敷華要養未專城金馬玉堂於公非榮曩進一疏
遂竄南荒余病未別來拜高堂壁掛輿圖指示泫然逃
矣遷人鬱繆山川某水某山何時度越不忍生離况此
死別昔公謫去奉慰有說今公此行忍作何言余懷抑
塞不覺聲吞維廣之陽卽公真宅啓殯隔宵含哀告訣
文辭雖拙肺腑攸出奠物雖薄情禮所設尊靈不昧庶
歆茲酌尚享

祭外舅李公文

維歲次丁酉六月二十三日丁巳外甥潘南朴趾源謹
以清酌哭訣于外舅遺安齋李公之靈曰嗚呼小子年
十六入先生之門于今二十六年矣雖愚鹵顛蒙未能
學先生之道亦自以爲不至阿好以羞先生爾今於先

生卽遠之日可無一言以攄其無窮之哀乎嗚呼以士
沒身世俗所恥彼以貧賤惡能識士所謂士者尙志得
已柳介莘囂不過如是由是觀之沒身以士亦云難矣
嗚呼先生存沒不違士也六十四年善讀書者積久光
輝溫乎發雅樂飢若飽守節如寡孤不離羣貞不詭物
發言破鵠制事截鐵冰壺秋月外內洞澈陋世酸儒恥
士一節夙刊客浮晚韜英豪視直履坦心降氣調所性
之外不着一毫墨則斯浣根豈不薶曲肱飲水繫馬千
駟旣無加損士之一字命有所定時有所值能辨此者
始識公志嗚呼樑木之哀江漢之思奠罍一慟萬事已

而眉宇之寄獨有庭芝歡戚造次庶共挈携不忘偲怡以報受知嗚呼昔日小婿今亦白頭從今未死庶寡悔尤惟德之愛願言冥酬肝膈之寫靈或知不嗚呼哀哉尚享

祭梧川處士李君文

嗚呼我生三年自始能言栗兮楂兮詠言梧川云誰之誇新婦之家公來視女常乘白驢深目長髯威儀雅魚超躍迎拜喜闕課書亦呼丈人隨兄而如悅若隔晨三十年餘公性剛明深達事情博古好禮倫備義精進不需國守老一壑命也何怛生無悔怍嗚呼先妣之似母我嫂氏嫂氏於家如古蓋臣盡瘁後已公環若身綢繆殷勤如古侯邦恤隣保民賑糶以時視厥赤子女固念矣推及厥媪自我孤露益仰燾庇路見斑白我心怵惕况公年德父之誼執胡不百年使我深憾小子來哭周瞻院屋菊有剝馨松翠滿庭梧山鬱鬱梧水泠泠遺躡如昨拜床非昔雙淚磊落聲苦喉隘不倦獎掖今安請益丁寧遺托敢不銘臆尊靈不隔庶歆茲酌

李夢直哀辭

名言

銘九古健

大凡人之生可謂倖矣而其死也非巧何者一日之中其所以觸危亡犯患難者不知其有幾而特其倏忽於毫髮之際經過於頃刻之間而適有耳目之捷手足之捍故自不覺其所以然者而夫人者亦能坦懷安行無

終夕之慮也誠使人人者常懷不虞之慮則惛然畏懼雖終日閉門掩目而處將不勝其憂爾昔有望氣者相一女子戒牛觸嘗臨戶聒挑戶激觸耳而死聒則牛也又算命者論一丈夫當食金而死嘗早食肺吸其匙而死其奇中巧驗如此而又未嘗不先事而丁寧戒囑然金非可食之物而牛非閨門之畜則雖知命之士難可逆料而戒謹于此也嗚呼君子恐懼乎其所不聞戒慎乎其所不睹豈觸牛食金之謂哉要之不登高不臨深慎言語節飲食而戒吾一念之所內發耳其於外至之患亦復何哉李夢直諱漢柱德水人忠武公之後也其考節度使諱觀祥於吾姊婿徐金吾重修爲內舅故夢

直自其幼時從余學其妹婿朴氏子齊雲年少能文章

號曰楚亭與余善夢直世世將家雖從武業乎然喜文士常從楚亭遊於余爲人幼媚好及旣壯疎朗可喜一日習射南山中中荒矢死死又無子嗚呼國家昇平日久四境無金革戰鬪之事而士之獨死乎鋒鏑之下者豈非巧歟夫人一日之生可謂倖矣於是作辭以哀夫壯士之死於戰場者而以吊夢直焉辭曰
士踴躍兮赴戰場風沙擊兮兩軍當聲嘶暴兮還不颺
口含劔兮前舞槍目不瞬兮集衆鏖踏右足兮左脚揚
竭膂力兮爲君王容聲惡兮諒非狂嗚呼死已久兮立
不僵手猶握兮兩目張蔭子孫兮表其鄉史書之兮流

芬芳

俞景集哀辭

懇通奇崛似昌黎

俞景集諱成煥杞溪人也狀貌魁健性行順讓強記絕
 人有詞翰俊才年二十二遭疾沒嗟乎吾景集之父友
 也景集之未有生也吾知之矣景集之大父母惟景集
 之父早育而截然無他子則景集之生也不以孫而以
 小子也景集之父母亦不敢自子其子而景集自其幼
 時乃大父焉是母及景集之歿其父母不敢哭其子恐
 傷其老父母心則泣以腸大父母不忍哭其孫恐重其
 子之戚則泣以腸有二歲子茫然不識其哭父之哀而
 惟其母之哀是啼則其妻李不敢死亦不敢哭泣以腸
 親戚故舊莫不哀生之有才行早歿而未暇哭吊其父
 則以其有大父母老白首而失小子也是景集之沒重
 可哀也乃作辭以哀之曰

死而不知死之悲生而知死者之不知其死之可悲之
 可悲孰悲或曰死者悲死者不知其死之可悲又不知
 生者之悲其死之可悲是可悲或曰生者悲死者既昧
 昧然無悲可悲生者則日日思之思之又思思之則悲
 欲溘然而無知是可悲或曰不然孝子或滅其性慈父
 或傷其明而烈妻或決其命是皆由死者之可悲而或
 從死或以病由茲以論之之死也之生也之悲不可以
 併余於俞生景集之歿而斷之曰生者悲凡人情之最

怨恨痛毒刺骨者莫若我信而被欺受欺之苦莫苦乎
最親而有情者忽然背我而去之然則天下之最親而
有情者夫孰如孫之於祖子之於父夫之於婦而一朝
背之曾不少遲其信而無疑孰如景集之才貌可以有
為而今乃舛常蓋理之如斯安得不怨恨痛毒刺骨而
嗚呼噫雖然生者自悲其悲不知死者之悲與不悲
則平日相愛之如我者庸詎不作辭一以慰生者之悲
二以哀死者之不能自悲其悲

神道碑

嘉義大夫行三道統制使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
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諡忠烈李公

神道碑銘

并序

一字不減目黎

嗚呼當清人建號之初劫執我使必欲一得其庭拜是
固將聲噪於天下曰朝鮮禮義之邦率先諸國而帝我
也為使者噫其急矣其頭可斫而不可叩其膝可斷而
不可跪者苟非如故統制使李公之為使環東海數千
里之國將何以自明於天下乎力可以拔瀋陽舉全遼
而不能勝弱國一介之使威足以服蒙古四十餘王不
終朝而破杜松二十萬之衆不能折匹夫之腰而膝之
庭獲玉璽陳符命沛然自以為得之于天者若彼其易
焉其得我使之一拜若是之難也然而事在疆域之外
有非國人之所快觀則身既生還跡涉受書當時辱國

之論惡可已乎其後明邊帥之奏天子中原遺民之所
圖畫稍稍得之於傳聞之中而國疑漸釋始加褒贈之
典然其敵庭强悍之蹟尚在國人信惑之間者于茲百
有四十餘年此固萬世公議之所不能泯而清皇帝之
所不得掩也謹按公諱廓字汝量系出璿派其所自祖
曰王子敬寧君禕考諱裕仁文科咸鏡道觀察使倭
寇時被害贈禮曹判書妣貞夫人慶州崔氏萬曆庚寅
生公三歲而孤及長身長八尺聲如巨鍾膂力絕倫屹
然將帥材也李文忠公恒福憐其孤貧勸武中甲科除
宣傳官猛虎入禁苑公射殺之賊臣脅文武百官庭請
廢大妃公不叅班人皆危之勸公稱疾公怒曰不病
則當叅乎光海日恃亂有探公意者公謝曰我有母在

未敢從公等然第努力無我疑及靖社有密期東城君
申景禔要公俱去公不應公時帶御營千總朴承宗素
信公急招公謂曰有告若與大將李興立叛者吾不若
疑急聚軍敦化門外以備非常公遂令軍中曰今日我
特將專號令敢違者斬夜義旗指門軍中擾擾告有外
兵公乘馬東向立曰視我馬首有行且字公者公陽爲
不聞呼公者東城君也事定諸功臣疑公欲并誅之延
平君李貴力爭曰使廓不讓陣誰敢入者延平君以平
山府使舉義而超拜扈衛大將則力保公爲中軍復薦
公代平山以庇之然承宗以首相誅而嘗爲其所厚則

無以自晰常鬱鬱不得意明年李适叛報至公適在理
趣召見賜弓劍禦賊猪灘兵潰自投江賊購公急及得
公馬死浮水謂公已死乃去公乘流屍得不死赤身赴
都元帥張晚軍軍中疑公賊謀欲斬之晚赦公爲先鋒
使立功自贖遂破賊復京城功疑不得勲出爲安岳郡
守尋移慈山府使姜弘立引滿州陷義州列郡瓦解觀
察使尹暄急招公援平壤道聞平壤已陷而慈亦失守
狼狽失所據檄召諸邑兵將赴節度使及金起宗代暄
爲觀察使疑公在道顧望不急援平壤欲斬之會朝廷
屬公能捕誅金德卿高汗龍者二賊俱西陲小譯投滿
州德卿僞署安州牧使公請擒二賊自贖遂設計斬汗
龍擒德卿擊賊半渡奪還俘口追高遮博氏射殺二從
騎起宗握手歡飲曰恨相知晚也遂留爲中軍悉以軍
事委之敵退入拜同知中樞府事出爲慶源府使旋移
永興府使入爲都摠府副摠管復出爲濟州牧使還拜
同樞兼摠管尋除會寧府使以母老辭不赴時滿州已
據瀋陽數侵擾山海關盡服屬蒙古諸番然猶以隣道
待我不絕聘報崇禎九年丙子滿州使英兒阿代馬福
塔來遺書辭甚悖慢所望非前日者臺閣及太學諸生
交章請斬其使函首奏天子英兒阿代等大恐跳出館
奪馬馳去棄國書道中是時士大夫皆避使瀋中乃以
公充回答使持書追至龍灣時春信使羅德憲先公

發方留灣上遂偕行入瀋陽汗見公等益慢不肯受幣
迭使館中誚讓十餘事汗將郊天先使鄭命壽誘脅萬
端公拔佩刀授命壽曰持我頭去明日滿洲數十騎鞭
門大呼曰朝鮮使趣整服公歎曰今日死得所矣遂與
羅公東向四拜遙辭國手自裂袍踏壞紗帽以示不復
服自解髻駢首交縮兩相抱持臥汗遣壯士挾持公等
驅至壇下貝勒八固山番子等皆班立蒙古騎數十萬
環壇而陣汗衣柘黃袍執圭升壇受尊號曰寬溫仁聖
皇帝建有國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壯士擁公立公輒
擲身伸脚臥壯士爭前執其臂股抑首揭尻四舉而覆
之地公則大呼翻身背臥有近前者臥輒踢其面鼻潰
血濺是日觀者駭惡不忍視遂倒曳鎖于館明日復祀
東郊又擁公等去公等益暴抗裂眦大罵真悖戾不可
當滿洲羣臣請釁鼓威衆汗曰彼方自求殺今殺之反
適其願且有殺使名不如赦還遂爲書置裝中使百餘
騎押公馳至鴉鶻關而去公等始檢裝果得汗書驚曰
書封新印其中可知萬一發書有不中舊式者將奈何
遂置書店中馳還脫出柵邊上謹言公等拜蹈敵庭觀
察使洪公命耆馳啓請梟示境上於是三司及太學生
交章請誅金文正公尙憲力言兩使不驗問奈何獨先
斬之得末減公謫宣川羅戍白馬城久之朝廷得都督
沈世魁奏天子手本始知公等抗義狀兩司姑停梟首

之啓然言者猶謂沈帥詐報天朝及馬福塔以店中所棄書至盛怒言皇帝郊天使臣當執禮惟恭乃廓等悖亂廷辱天子何不殺是賊以謝大國於是從行譯官申繼愔等始發舒鳴寃釋公等謫是年冬滿洲大舉襲我上入南漢城時公丁崔夫人憂命起復入覲園中使守城遣中使勸肉又親臨勞勉督戰御史金益熙黃一皓金壽益李厚源林潭諸公見公備禦有奇畧許以國士始信前使潘中事圍解請歸葬崔夫人制終拜同樞摠管出爲忠清道兵馬節度使擢拜三道統制使其在瀋陽被捶毆瘀血內腫下體不仁年老田居屢辭除拜

顯宗乙巳卒于家葬楊根郡北鬱業里坐乙原配貞夫人興陽李氏應培女生三男一女男益章益常益行女

適尹世美益章益常無後益行五男覲訢諛諂諒林將軍慶業入登州爲馬弘胄所執送北京道見一畫乃公等不屈狀也先是皇明烈皇帝遣御史黃孫茂獎諭公等節義甚盛而椴島已破詔書竟莫能傳自是天子之使不復至朝鮮矣及今清皇帝論述歷代帝王以及汗建號時事題曰御製全韻詩刊五卷布行天下詩有朝鮮使不拜獨乖之語親自詳註言太宗旣受尊號而朝鮮使臣李廓羅德憲獨不拜太宗諭羣臣曰使臣無禮欲朕先啓釁戮使加我以敗盟之名朕終不肯逞忿于一時戮其使其勿問尋遣歸廓等其所稱太宗者汗也

今上三年特命購其書覽而嘉歎之命旌其閭而謚之曰忠烈嗚呼是奚特公等百年之疑快卞於一朝哉使天下萬世益義我朝鮮獨不帝滿洲於當時也遂爲之銘曰

維我先王亦維有君大明天子我君之君清未受命卽我強隣入據遼瀋揮戈四曠鄂羅回回杜爾伯特扎賴翁牛烏珠土默莫不稱臣益強以傲羞稱可汗謀僭大號我有虎將曰廓汝量聘在彼館元不忘喪彼雖自帝若飽于夢必借公拜以誇其衆辮髮朱帽焰瞳鬼鬪前擁後驅若霆摧嶽清之帝不係公一俯撐宙亘宇確植如柱項領土梗腹背瓮盎屠腸刳胃任汝飮脹獨保此膝爲天下伸彼亦報義以儆厥臣巡遠不剛武鸞

生還國言沸騰喙喙郵訕謂公媚敵蹈躍拜舞洵若斯者其咽可斧于存于歿跡穢名蠖挽河爲盥誰爲滌之斲華爲觴誰爲摘之幽昧闇黜誰爲晰之清今四葉號登乾隆親作歌詩頌厥祖功訝公不拜謂志獨乖獲此一言若天難階觀其所註理當粉骸詈公悖常卽公義勇自述宏度非爲公頌大書特書非爲公寵孰章賂帝孰與愆憑胡斬一殺刻公百年無直不伸可質蒼天我聖家法攘夷尊周環東爲國一部春秋有臣若公曠世如昨爰命太常政府館閣考文選號以旌毅魄棹楔有儼揭名列爵顯報旣崇九原可作視此豐珉色庶無忤

墓碣銘

醉默窩金君墓碣銘

緘悉

某嘗客遊松京觀乎其鄉人士之飲射者屢於稠人廣衆默而識之有頤而髯容姿端凝竟日於弦歌尊俎之間而言談舉止常如初至類名德貴人不自矜泰而體貌舒重余既聳然異之與語良久知其為貞州金氏進士亨百其人也徐而聞諸鄉人之倫擬者則莫不以忠厚長者歸之咸曰好義樂善當世其惟金公云今於其遺狀益驗焉向余所默異與夫鄉人之所稱道有以也夫謹按君字錫汝貞州今豐德府是也有諱守五傳而至諱大春卓犖不羈好遊名山水人以處士號寔君高祖也會祖諱承輝贈司憲府執義祖諱宗輝贈承政院

左承旨考諱始光武科龍驤衛副司果妣沃野林氏學生興良之女以 英宗二年丙午三月二十四日生君幼而沉雄異凡司果君奇愛之曰兒識度過人必遠大器也遂謝外事專意保育夫婦相勸戒普施厚積善為兒養福備至七歲而孤及壯創痛莫逮遇諱日輒皇皇如也終身孺慕庶幾著存與一兄三姊共事母林氏及兄歿哀之如失怙終事克殫情文養孤寡溫而劬攝家政審密視其生顧益治林氏就養於已性慈悲樂施與不忍於族親鄰里之窮匱者則意在幾微必先左右之未嘗有難色既而丁憂喪制一遵禮則純心哀慕不以

他事及閒言語間之於諸姊友愛均至生而衣食與共
沒而爲之撫摩訓誨其遺體子若孫如樹斯壅如苗斯
溉必期其植立而有遂也家乘燬於兵恐先德無徵則
亟修世譜闕疑傳信自爲文以敘敦宗之誼先墓三世
闕幽誌則謹具事行及系派納于窆爲久遠圖族人之
當奉祧主者貧不能家則爲之買舍營產以需其歲事
外氏孤貧有一玄孫弱而育於家壯爲之娶婦割庄土
以食以祀其追先慮後皆至誠如此也至於朋友之喪
吊賻稱情量力或爲之棺槨衣衾以送窮族之入峽者
或與之田土舊貸之貧不能償者或還其券聞貧無以
嫁娶者雖非親知必助成其人倫園圃田舍之以業貧
人者率皆薄收其入賴以全活者甚衆童子時已能勉
勵爲學數年間遍誦四書有志欲窮經而自念幹蠱無
人爲林氏之憂竟未卒業以此爲終身恨然識力精確
凡制治規畫卓絕非常慮所及遇事之是非混淆而衆
議方紛紜君徐以一言析之見者初以爲其然豈然及
事已果驗則衆莫不驚服平居內外肅穆子弟僮僕莫
不雅馴職職不踰殼度君則日必早起盥櫛正衣冠坐
廳事賓客常滿必置酒食下至佃人邨夫襍選膠撓求
索旁午隨事應副莫不欵洽與人不設畦畛襟懷坦夷
獨奉身嚴畏口不涉鄉議足不及官府旣中司馬試登
上庠遊京師所與遊必謹厚長者以是終身未嘗近殆

辱晚節尤寬樂安榮爲別業於帶郭水石之地壇沼清
洗樹木蒨列日徜徉嘯傲於其間嘗東入楓岳觀海上
諸勝西登妙香山俯沸流水追躡古跡飄然有出世之
意及疾篤戒家人無怛化怡然而逝是已酉七月二十
八日也享年六十四以是年九月初九日葬于修隅里
高山洞亥坐之兆配花開金氏學生麗兌之女生三男
三女男長載晉進士次載海早歿次載普武科女長適
金尙堉次適生員李熙祖次適朴尙欽載晉娶虞候祥
原崔昌祐女生一女載海娶文義李春喬女生二女繼
子彥教載普娶木川馬之光女生一男彥師爲載晉子
一女銘曰

未嘗奉公焉知其忠未嘗莅民焉知其仁惟孝友子實
源百行如彼玉帛未將也敬不試何傷利器在躬必有
餘慶積善之家善人之藏澤及松柞我刻銘詩以勸衰
薄

孝子贈司憲府持平尹君墓碣銘

謹嚴

孝子諱觀周字仲賓漆原人也自其七世祖霽從皇明
都督陳璘禦倭駐順天及都督歸遂落南子孫世居至
君連六世進士君以孝聞鄉邑事後母至孝君旣沒鄉
人士以狀申觀察使蓋其狀有難言者君之長子某亦
以孝聞追諸道壞其狀泣曰孰謂先君孝者鄉人士無
不涕泣感歎者於是聚議於鄉曰是無與孝子子弟然

與其沒其善寧無憾其孝子心矧憾其死者遂改其狀埋沒深奧其文辭呈觀察使觀察使察其孝無憑據置不啓聞于朝更三使始啓事下禮曹禮曹以孝子事親本末文字恍惚昧黜不章置不覆啓於是鄉人士一十四人以一道五十七官八百三十六人狀立禮官門下大言曰爲親者諱觀過知仁吾黨之直義在相隱因涕泣橫流言辭慷慨禮官曰諾卽日啓旌孝子閩越三年御史之察是道者啓贈司憲府持平墓在郡治南十里坐坤之兆三子某某銘曰
孝可聲如可聲也太息而銘

梁護軍墓碣銘

豪

余營燕巖峽將家焉數道松京客南原梁氏梁舊大家多賢豪長者從其子弟遊崧南水石間其池臺清夏林木皆合抱相與飲酒顧而樂之有浩孟者歎曰子不及吾伯父遊也多名酒喜賓客旣而以其狀請曰伯父魁傑人也願吾子之銘之也按狀諱濟泳字君涉曾祖敷信贈司僕寺正祖義暹贈左承旨考諱枝盛通德郎妣南陽洪氏君善騎射登武科以原從勲錄揚武階折衝年少富厚爲豪舉自以勲胥足以策名當世則揚揚飾裘馬遊歷諸公間諸公薦寵慰藉目與爲可用咸欲出其門然居久之益知金帛有脚手仕宦多蹊竇則喟曰吾可以樂吾鄉矣歸益汎治園宇一畀弟家人業無關

我日與鄉之父老飲酒樂而卒享年六十四歲癸未十二月十二日篤於孝友爲一鄉式其居憂旣老白首而禮持斬斬配平山李氏基崇女合葬于先塋坐坤之兆生四男皆夭以其弟濟澤子時孟繼早死以彥孟子景憲嗣之銘曰

鎡基不如待時或曰巧宦不如乘時或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雲峰縣監崔君墓碣銘

似昌黎

君諱某字某陽川崔氏高麗時有諱某三重大匡門下侍中食采衿川子孫世居焉因籍衿川後徙開城府君善騎射精穎飄疾衆莫能先上之四年戊申嶺賊大

起西上君自詣府隸壯士選箭插房馬飾纓掛弓握刀

出曰大丈夫生當死國賊平錄揚武勲賜鐵券十九中

武科由部將陞武兼宣傳官上試才滿月臺中格陞

折衝由五衛將出爲雲峰縣監兼營將時郡邑大飢疾

疫君歎曰我鄉廢久矣吾今蒙被厚恩佩符組張蓋驅

五馬爲我鄉榮一不活國家赤子爲我鄉恥耶悉捐俸

以賙救不足則遍假貸所管五邑以賑之務出至誠比

歲登民無瘵札者以年月日卒于京第享年七十一以

年月日葬于某坐之兆考諱某贈戶曹叅判祖諱某贈

左承旨曾祖諱某贈司僕寺正配貞夫人某氏子女某

銘曰

燕巖集卷之四
窖廩困倉固所藏庾斛釜鍾有司良升以雲峰失所量
積久腐紅悲我鄉不振厥躬留後昌

癡庵崔翁墓碣銘

絕調

世固有急人之難而不惜千金者然義不足以勝其爲
惠則是特州里之俠而難繼乎一鄉之歸善也如痴庵
崔翁之急人乃自急於義也人之有憂患死喪惄然若
飢者之莫可以終朝其心不耐若芒栖眦乃急求諸已
曰是何以不吾告也我其或者見鄙於人乎自反而無
是則喜曰今吾幸而先聞也促促焉若行旅之趁日也
爲之婚嫁者幾家爲之斂葬者幾家則朝夕洗鼎而待
之者可知也有噉之者曰甚矣翁之痴也不待求而先
施之故常濟人於急而無德而稱焉或曰是何足痴也
或慮其有不當於意者常諱其妻子昆弟而潛施之是
豈非大痴也耶遂以癡號翁翁亦安其號至老死不變
故人無賢不肖談翁如談故事宗弟年少浪蕩盡喪其
田宅爲買屋以妥其先靈爲之改營祭田則宗族相與
止翁曰徒費無益也翁愀然曰有田雖不祭於我心猶
祭也助之立業嘗千金宗族竊議翁前旣無益益其過
今又復益之豈非翁之過耶不數年而果乾沒焉又與
之千金卒立業爲善士非翁至誠能化之乎或曰是猶
其宗弟也翁之友某丈賢而早歿爲撫養其幼穉聞於
古未見於今也孤子旣長貧無以爲家則爲營其貲產

嘗數千金於古聞之乎况又爲之刻石表其墓以不泯其賢行乎某姓某丈翁之父友也賢而老無依則必晨往起居自視菽滫又別貯月給之贏以備歲制之需古亦有若翁之篤厚者乎或有疑翁之輕財義也至於族黨之邁癘必躬護之於義何如哉或曰是奚特于其族黨也聞知舊之墊熱方殊翁手調藥輒一下得汗其僮僕病亦如之翁非醫者也翁所視常得活翁每忿然曰一人邁癘舉族奔避使病者汗違其時欲不死得乎盖其資性敦厚篤實羞爲邊幅斂飾酷嗜古禮冠婚喪祭頗詭時眼養邱木如養赤子海松之結子者數萬株環塋域置客戶守護撫以恩信咸相告戒曰此孝子之所手植也忍能剪一枝乎家累鉅萬及沒之日無一金在者余與翁之諸孤相善得翁之詳莫吾若也今於墓道之刻誼其辭乎翁諱舜星字景協始祖遠高麗時封伯于陽川仍氏焉曾祖諱某贈執義祖諱某贈左承旨考諱某贈戶曹叅判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終壽七十

一以某月日葬于某坐之原四子鎮觀進士鎮咸鎮益鎮謙銘曰

有塋于崇君子攸封有樹如葱五粒之松誰忍毀傷如見其容俾也可忘恂恂癡翁推孝爲忠忠厥友朋義行禮中罔不由衷匪博厥聲德實潤躬千載想風視此刻銘

李處士墓碣銘

敘事似左氏

御製表忠繪音一卷題內賜故士人李聖擇家上首安
奎章之寶蓋戊申三月卽我英宗大王揚武勸亂之
年若月也洪惟我聖上御極之十有二年曆紀重回
宸感倍激誕宣寶綸渙諭方域若李處士者平生不自
言功而褒錄獲列於簡策存恤至及於子孫豈不盛歟
處士初諱聖時字執中聖擇其改諱也高麗禮部尙書
琚得封于河濱因氏焉入我朝有諱策知平康縣事
世居居昌自處士高祖始爲安義人號曰弄月潭同春
宋文正公來寓隣里則寔爲之主曾祖某祖某考諱萬
齡妣恩津宋氏叅奉奎昌之女處士以肅宗丙寅十

一月二十八日生幼有異質稍長才識過人雖生長遐

陬明習國朝掌故士大夫吉凶禮疑遠近考質者踵相
接焉弱冠北學最受知於金三淵李陶庵諸先生而閔
文忠公鎮遠李奉朝賀秉常皆許以國士趙相國道彬
嘗薦其才行于朝及辛丑誣獄起遂謝世自放山澤之
間英宗四年凶賊鄭希亮起安義連陷傍數郡最忌
處士跡之甚急處士直夜半逃去疾趨京師道逢鞭一
騎來者乃新尉也方馳入賊中而莫知要領及得處士
大喜密謀討賊旣到縣賊已就誅而餘黨假息巖藪中
遂贊尉悉捕斬賊旣平上深疾惡縣之出大憝也乃
革其邑以其地分屬居昌咸陽兩邑俱在縣之下流往

時溉田常丐餘波卽山樵蘇毋帶斧斫地旣附庸則公先決隄下水白晝取薪赭人邱木而立視嚙嗷莫之敢詰卽微動唇反罵以賊吏隸之從役者虜奴苦使之括丁籤軍侵及士族楚痛入骨無所告訴咸思復邑無可任其事者縣之父老咸造請處士處士立起之京師疏萬餘言爲五千戶請命守闕數歲有司莫有以安義事上聞者視其地巉然若逸之也自嶺中來者不欲對面語彷徨旅邸困頓憔悴無可以投足處士嘗有舊於相國金公在魯說之曰敝鄉之山神水鬼頑愚不靈胎獍卵梟化爲逾亮底罰城隍餒固當也夫亂逾之生活瀦其環堵之室使不毛焉今敝鄉井泉不改聚落如故乃廢其邑治墟其社稷是環百里而瀦澤之矣然而穀粟

之賦絲麻之供不以土產而曠其維正則后土氏何辜焉句龍氏何辜焉先聖先師釋奠無主牲齒已老絃誦之地鞠爲茂草使其子弟無以自立於聲教之中社稷廢而不祀尙猶寃矣矧又坐廢其學校乎因條民之疾苦十餘事感慨泣下曰朝歌勝母地名偶爾君子猶不蹈焉故非不戀其鄉井重其桑麻懷其塚墓而居者思遷遷者不還何也皆欲湔洗自拔耳將見其無復居人則吾恐茲土之遂迷魑魅而爲狐虺之所藏也於是金公大感悟曰諾當爲子力陳之明日謁上極言安義不可廢置狀悉如處士所條上惻然憐之遂命復其

邑置倅如故邑革凡九年而復於是縣社縣稷四封修
矣吏隸之分屬者悉還舊職矣城隍侯厲之鬼無不從
食矣處士以壬戌九月某日終壽五十七以其月某日
葬于縣南嚴田洞午坐原初娶鄭氏生一男廷銓一女
適某後娶閔氏生一男宅銓二女適某某噫自古忠義
之士曷嘗不以社稷爲悅哉一縣之推而天下國家可
知已雖其墀墮之制有等威幣幣之數有隆殺而神人
之所依附未始不同也苟能圖存於旣亡之後則寧或
以邑之十室而小其忠信也哉銘曰

粵昔戊申安陰社亡凶渠之故瘴厥胎鄉土壤遂醜凡
民何殃人神無依九換星霜 王降沛澤一滌腥盍山
高水清草樹回光靈壇改築復受天陽絃歌增蔚亦奉
苾薌云誰之功處士執中太守作銘亦與有榮

贈司憲府持平芮君墓碣銘

真摯

粵昔大猷天下之爲子者其色無不怡其聲無不愉其
氣無不下其容無不婉其勤無不服其養無不就其喪
無不致當是之時天下無孝無孝者無不孝也孟子曰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豈非曾子之事親不過人子之常
職而固無事乎聳然而異之太息而稱之歟夫惟太息
而稱之曰孝哉若人若人者固將隱痛於斯名而此非
獨若人之不幸乃天下之不幸如之何其使若人特異
於當世也然而若人者盡分於天理之極而其切至微

密之際有非衆人之所能察則君子不得已倡言垂教以明夫天下後世也嗟乎後世孝子之旌何往往而設也吾每過孝子之廬未嘗不怵惕足爲之躑躅而恐傷孝子之心也如贈持平芮君者何以稱焉君諱歸周字讓卿系出周司徒芮伯萬有諱樂全高麗時官門下贊成事始貫義興之在溪入我朝有諱蘭禮曹叅議諱思文兵曹叅判諱承錫吏曹叅議至漢城府右尹諱忠年慶州府尹皆以文科進高祖諱景績奉事曾祖諱應善祖諱貴連考諱福林妣沃川李氏宗信女君以崇禎己卯月日生于尚州回龍里幼而安詳愷悌拔出醜類學於同郡李通禮元圭篤志力行不以榮進入心嘗爲

親赴舉至京師將入禮闈聞通禮訃即日歸服喪遂隱居尚志築室於金山之北名其居曰慕初究心經傳娛意山水於世味泊如也嘗言人之所當勉者三忠信學所當戒者三色鬪得手書以自警又曰人言某也賢厥父母常有不賢之戒父母曰吾之子孝厥子常有不孝之懼則家道庶幾乎又爲文飭諸子其目曰思慕曰無隱皆實學也以肅宗戊子月日卒月日葬于甘文山北亥坐原配商山金以鳴女生三男二女君沒後數十年鄉人士稱君至孝宜可以表章癸酉因道臣登聞贈司憲府持平其曾孫某以今古阜君守洪侯元燮書來請碣銘故大提學南公有容贈大提學李公鎮衡奎章

閣直提學沈公念祖俱有撰述以記其孝感異蹟而故
叅贊俞公最基誌君墓詳次其言行俱可徵也蓋君之
事親不自有其躬自乳哺至葬祭莫不忠敬有禮親戚
化之以至於通鬼祇而感虫獸此一鄉之所以至孝稱
君而若君之所自為心則以為我於子職未能盡其分
焉已矣遑敢曰善事其親乎然而有人焉從而號於衆
曰此孝子孝子云爾則亦異曾子所以事親之義云銘
曰

盖有小人而愛親未聞君子而私其身一膚一髮跬步
瞬息橫之則無方豎之則無極筍可雪抽鯉可冰躍有
或繩俛神不爾若彼髮鬚者合鹿來故人所稱異在君
何校毋言其孝以憾其心我刻銘詩同好為箴

叅奉王君墓碣銘

王氏高麗時皆公族當鼎革時自相怖嚇變姓逃匿世
所傳玉琴馬全田五姓多王氏寄竄有遇諸野行歌且
和曰彼佩玉者不忘本也有琴無絃其聲啞啞非芻伊
粟飯彼之馬伏於田間堪處人下盖不能無畏約為隱
以相識云國朝設叅奉求王氏在麻田者奉崇義殿在
開城者奉顯陵皆太祖後也君諱某字某自其曾祖諱
某祖諱某考諱某至君連四世皆為顯陵叅奉妣蔚山
朴氏某之女君生于 肅宗丙辰月日外若退巽無所
措躬內能綜理事物莫遺纖忽 上臨善竹橋御筆褒

高麗忠臣文忠公鄭夢周曰道德精忠亘萬古太山高
節圃隱公命有司刻石爲碑樹之橋傍君感激泣下率
其宗族日赴碑役碑跗鼻屨成曳者且萬人重莫能動
豎碑有日時有司懼不及期君免褐執紼呼邪一挽衆
力齊奮石行如流遂以膽勇稱將建閣採礎故宮之墟
君慷慨曰是役也夫誰之旌而壞麗氏臺爲哉有司喏
良久噫曰夫也是竟取他所麗陵享祀歲久弛隳儀物
缺禿爵斲白皸雲雷雖彝之象磨滅不章君懇于府留
守且申秩宗席几純仍篋簋有飾摺盥興俯咸中儀式
家初赤貧君積苦錙銖剋口貶腹晚業阜潤誘啓後人
大致富厚甲于鄉里云丙寅月日卒壽八十三葬于府
西鳳鳴山東麓庚坐之原配丹陽禹氏某女一男某二
女適士人某某孫五人長某武科壯元前任義盈庫主
簿次某進士次某進士餘幼

燕巖集卷之四

燕巖集卷之四

燕巖集卷之五

花開金澤榮于霖校編

潘南朴趾源仲美著

慶州金教獻伯猷

叅訂

光山金應洙士應

墓誌銘

伯嫂恭人李氏墓誌銘

頓挫

恭人諱某完山李東秘之女 王子德陽君之後也十
六歸潘南朴喜源生三男皆不育恭人素羸弱身嬰百
疾喜源大父為世名卿 先王時每舉漢卓武故事以
增秩其居官不長尺寸為子孫遺業清寒入骨捐館之
日家乏無十金之產歲且荐喪恭人力能存活其十口

奉祭接賓恥失大家規度綢繆補苴且升載嘔腸擢髓
瓶橐垂倒屈抑挫銷無所展施每值高秋木落天寒意
益廓然膏沮疾益發縣延數歲竟以 上之二年戊戌
七月廿五日歿嗟呼貧士之妻昔人比之弱國之大夫
其柱傾支覆莫保朝夕猶能自立於辭令制度之間而
澗繁沼毛不餒其鬼神不腆之厨庖足以嘉會豈非所
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耶夫弟趾源生子纔脫胞恭
人視其男也遂子之今十三歲趾源新卜居華藏山中
燕巖洞樂其水石手剪荆榛因樹爲屋嘗對恭人言我
伯氏老矣行當與弟偕隱繞墻千樹種桑屋後千樹栽
栗門前千樹接梨溪上下千樹桃杏三畝陂塘一斗魚
苗巖崖百筒蠶籬落之間繫牛六角妻續麻嫂氏但課
婢趣榨油夜佐叔讀古人書恭人時雖疾甚不覺蹶然
起扶頭一笑謝曰是吾宿昔之志所以日夜望其同來
者甚殷禾稼未熟而恭人已不可起矣竟以柩歸以其
年九月十日葬于舍北園中亥坐之兆所以成恭人之
志也地系海西之金川趾源求銘於其友人奎章閣直
提學俞彥鎬彥鎬方留守中京地接燕巖爲助葬且銘
之其銘曰

燕巖之洞山窈而水淥繫惟小郎之所營築嗚呼鹿門
盡室之計竟於焉而托體旣安且固以保佑厥後

洪德保墓誌銘

岩

德保歿越三日客有從年使入中國者路當過三河三
河有德保之友曰孫有義號蓉洲曩歲余自燕還爲訪
蓉洲不遇留書具道德保作官南土且留土物數事寄
意而歸蓉洲發書當知吾德保友也乃屬客赴之曰乾
隆癸卯月日朝鮮朴趾源頓首白蓉洲足下敝邦前任
榮川郡守南陽洪湛軒諱大容字德保以本年十月廿
三日酉時不起平昔無恙忽風喁瘖瘖須臾至此得年
五十三孤子蘧哭擗未可手書自赴且大江以南便信
無階并祈替此轉赴吳中使天下知己得其亡日幽明
之間足以不恨旣送客手自檢其杭人書畫尺牘諸詩
文共十卷陳設殯側撫柩而慟曰嗟呼德保通敏謙雅
識遠解精尤長於律曆所造渾儀諸器湛思積慮期出
機智始泰西人論地球而不言地轉德保嘗論地一轉
爲一日其說渺微玄奧顧未及著書然其晚歲益自信
地轉無疑世之慕德保者見其早自廢舉絕意名利閒
居藝名香鼓琴瑟謂將泊然自喜玩心世外而殊不識
德保綜理庶物剗芟創錯可使掌邦賦使絕域有統禦
奇畧獨不喜赫赫耀人故其莅數郡謹簿書先期會不
過使吏拱民馴而已嘗隨其叔父書狀之行遇陸飛嚴
誠潘庭筠于琉璃廠三人者俱家錢塘皆文章藝術之
士交遊皆海內知名然咸推服德保爲大儒所與筆談
累萬言皆辨析經旨天人性命古今出處大義宏肆備

傑樂不可勝及將訣去相視泣下曰一別千古矣泉下相逢誓無媿色與誠尤相契可則微諷君子顯晦隨時誠大悟決意南歸後數歲客死閩中潘庭筠爲書赴德保德保作哀辭具香幣寄蓉洲轉入錢塘乃其夕將大祥也會祭者環西湖數郡莫不驚歎謂冥感所致誠兄果焚香幣讀其辭爲初獻子昂書稱伯父寄其父鐵橋遺集轉傳九年始至集中有誠手畫德保小影誠之在閩病篤猶出德保所贈鄉墨嗅香置曾間而逝遂以墨殉于柩中吳下盛傳爲異事爭撰述詩文有朱文藻者寄書言狀噫其在世時已落落如往古奇蹟有友朋至性者必將廣其傳非獨名遍江南則不待誌其墓以不朽德保也考諱櫟牧使祖諱龍祚大司諫曾祖諱滿叅判母清風金氏郡守枋之女德保以 英宗辛亥生得蔭除繕工監監役尋移敦寧府叅奉改授 世孫翊衛司侍直敘陞司憲府監察轉宗親府典簿出爲泰仁縣監陞榮川郡守數年以母老辭歸配韓山李弘重女生一男三女婿曰趙宇喆閔致謙俞春柱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于清州某坐之原

三從兄綏祿大夫錦城尉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贈諡忠僖公墓誌銘 典則

上之十四年庚戌三月二十五日乙巳錦城尉朴公考
終于濟生洞賜第之正寢訃聞輟朝亟降旨以隱之股

肱肺腑之臣得一字以爲死生之榮者乃三百餘言柩賜長生殿秘器之副葬用一等之禮凡賙襚饋奠之物皆出自內府有司者各執其事方奔走待門下家人陳遺意巧免禮葬 上勉俞之俾成其志卽令戶曹代輸錢三十萬米一百石綿葛之布千有四百餘疋旣歛遣承旨致吊命公卿大臣咸赴吊旣成服遣承旨宣 御製文以祭之匪躬盡節之臣得一字以代旗常之庸者又三百餘言乃命道臣曰都尉之葬有期矣予將親撰其碑以賁其神道汝其伐穹石以待乃命詞臣曰賢都尉厥易名有常典汝其狀厥德以告太常於是太常氏采其特書公始終之槩者曰密贊翊護曰建議遷 園

政府館閣之臣僉議曰公嘗效節於外庭之所不能畢忠於舉國之所不敢功在社稷宜與諡忠僖 上可其議謹按諡法慮國忘家曰忠小心恭慎曰僖嗚乎公其得之矣公諱明源字晦甫我朴系出新羅始祖得氏于羅州之潘南麗季有諱尙衷 我朝贈諡文正是生平度公諱嘗相我 太宗五傳至文康公諱紹世稱冶川先生 宣廟名臣曰忠翼公諱東亮勲封錦溪君子文貞公諱瀾尙 穆陵貞安翁主國朝文章大家必數錦陽君寔公之五世祖也高祖僉正公諱世橋贈吏曹判書錦興君曾祖郡守公諱泰斗贈左贊成錦恩君祖叅奉公諱弼夏贈左贊成錦寧君以忠翼世嫡俱襲勲封

考禮曹叅判諱師正贈領議政妣貞敬夫人咸平李氏
學生宅相之女公以 英宗大王元年乙巳十月二十
一日生十四尙 英宗第三女和平翁主初授順義大
夫積階至綏祿兼帶都摠管提調奉常典醫繕工司宰
長興濟用諸寺監屢寫金寶玉冊輒蒙錫馬恩奉使三
赴燕特旨授都監堂上者三而最著勞績於 孝昌墓
公美風儀資性端吉誠莊出入禁闈五十餘年視不踰
履聽無移屬口絕朝議跡斷廷紳寵遇冠絕諸貴而夙
夜祇畏至老靡懈別賜田民輒辭曰臣蒙恩早入禁衛
不憂貧也特賚有舊器玩不敢自畱初賜宅梨峴宮上
疏力辭和平主卒 英考屢臨視喪公陳章力止乘輿
不得則猶攀駕固爭家居寂若無人非迎醫莫接新面
時人爲之語曰誰獲心寧掘金莫饒舌屈寸鐵故宗子
宗德秉銓數十年世無敢干公者持身恒若衣新日以
物相與尙吹塵况以身獻君乎嘗語趾源曰駙馬何官
對曰秩高而非具瞻之職祿厚而無素餐之責者歟公
笑曰嘗賜車命之乘乘自南門至湖亭而止十數年復
詢所乘惶恐未及對有從旁替奏曰是無車遽命造給
又自東門出止郊墅問何爲不乘曰此命德之器安得
與宰相並驅他日又謂曰儀賓何人對曰入承起居出
扈警蹕盖貴近人歟公愀然曰雨露霜雪莫非造化若
復瞻天望雲妄占雨暘皆人臣死罪况貴近人乎公之

心以為蹠聯王室者當靖其聲臭勿為世覘與其有令
聞無寧國人莫省有某都尉也故雖步趨嘖笑必慎機
微惟從國是毋參己意公聽并觀不欲先衆曲謹細廉
未敢後人其恭謙慎默皆類此早承殊遇于 莊獻世
子常默審艱虞公暨貴主外內協贊竭誠調護而事在
宮闈莫有知者主既早世公之耿耿孤忠獨記在 聖
衷而不忍詳宣屢致意于侑主之文於是人始知公有
翊輔大功有微問者公默然良久曰感泣天恩及公備
陳舊園四害上叶天心下洽輿情爰奉吉兆永鞏邦基
則公之為 先世子未卒之忠庶幾畢願于斯役矣方
是時 聖上視為恩人國中信若著龜而公之疾病浸劇幾

絕粒食將數歲然猶能相地董工每一間命必迅往過

返罔恤顛仆其憂勤王事至死方休者蓋亦天性所然
也趾源嘗從公出疆阻雨遼河一日公自出視水遂趣
鞭直渡衆錯愕隨之既渡河公招衆慰之曰今日事誠
危矣仗王靈者理無溺死設溺死職耳自是衆莫敢復
言水盛不可渡者又疾行趣熱河其料事應變動合機
宜律已御衆儼若行陣不特啣命一事有足觀也其明
識勁操可以正色廊廟而既局邦制則實惟一世之所
共惜而屢形臨朝之嘆也 上嘗輦過公第嘉公所寢
處蕭然若素士 御書賜扁曰晚葆亭又賜詩以寵之
及 顯隆園禮成遣承旨宣賜田奴婢加白金廐馬凡

賜批必史官臨宣皆殊禮也疾甚太醫賈藥晝夜診護掖庭使者問疾日屬於道 上欲輦路歷臨先使史官往視之公已不能言莫可以拖紳矣 上悵盡而還旣數日公竟不起壽六十六以五月十六日合窆于貴主墓貴主以 英宗三年丁未四月二十七日生戊辰六月二十四日卽世享年二十二有 先王御撰孝友錄公有小像兩本 先王俱以忠孝小心贊之公取兄子相喆爲嗣文科府尹取安東金簡行女早歿側室四男三女宗善宗顯宗睿宗璉女張僕徐瑾修李建永相喆系宗德第二子泓壽進士叅奉早歿子齊一今承重特命待服闋加補敦寧叅奉女李義元洪正圭 文孝世子喪時 上察公綜練自櫛殯至建廟事多委公公則已積瘁成疾而猶不覺寒暑之在體也靜居深念忽忽若癡有時忘言自然流涕自是不復聽絲竹斷後房之娛絕亭榭之遊雖杯酌小讌不設於家蓋有隱痛在心也臨終執從子宗岳手曰我受恩三朝涓埃未報是不瞑也欲草遺疏而不能呼無一言及私者如公者可謂國之蓋臣而其得諡忠僖不亦宜哉銘曰
獻獻錦城作配和平功在王室匹徽共貞公於古人將誰與京

竹閣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光友字和甫其先慶州人系出新羅開國功臣

謁平有諱開高麗時封江陽君後貶陝川戶長始貫陝川至諱景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是爲先生十一世祖高祖諱棟材文科奉事曾祖諱季通副護軍祖諱承文叅奉考諱潛叅奉實清香堂先生源之弟也以孝友謹厚聞於鄉妣星山李氏以皇明嘉靖八年己丑生先生于丹城之培養里幼而讀史至陶侃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輒斂手竦警曰爲學之勤當如是十歲受小學書灑掃唯諾必於是伯父清香公奇之顧謂叅奉公曰此兒異時必成德器因授以孝經禮記年二十請業於南溟曹先生之門南溟見其天質粹美氣宇莊嚴早夜講學矻矻不倦甚愛重之嘗問中庸章句誠敬道義之說先生對之甚詳頗發奧義南溟喜曰始謂汝魯不意其精到如此自是居德川二十餘年之間遠近儒士及門於南溟者如吳德溪健河覺齋沈金東岡宇顒鄭寒岡述李龜巖禎盧玉溪禎姜介菴翼崔守愚永慶先後盍簪於山天精舍相與說難經旨講磨道義間嘗從伯父謁退溪李先生於陶山後數年再往因舉四端七情分屬理氣之說以質疑焉又以天命圖二五生成之妙人物通塞之分更端扣問李先生爲之傾倒解釋遂盡出其平日所著辨說而示之明年丁卯築精舍於培山有修竹數千竿環以爲籬編以爲簷剔以爲塘駕以爲渠水瀲灩循其下左右圖史日岸中

逍遙吟諷於其中遂自號竹閣老人蓋其出處之義素講於中確乎有不可拔者存焉萬曆壬辰島夷緣陸先生奉母避亂於德山聞招諭使金公誠一到丹城金公嘗受學於陶山而與先生友善也以親老身病不得從軍意慷慨揮涕久之因薦其女婿田有龍勇畧有膽氣足當一隊願署幕府共濟大事俄而郭將軍再佑以戎服馳馬來見金公問曰田有龍信有膽畧乎果何如人也郭曰此人非徒膽畧過人亦忠義慷慨之士也已在再佑軍中方共召募義兵矣金公大喜卽署召募官後先生廬居墓下有龍來謁先生執手泣曰國運不幸讎寇乘釁雖草野寒士義當忘身殉國吾知君膽畧故薦之君其勉之哉有龍拜曰有是哉婦翁後從郭將軍入昌寧之火旺山城多有贊畫克捷之功丁酉又避寇達城客樂齋徐思遠所徐亦先生同門友也相對舒勞苦因與講討經義雖劓攘顛沛未嘗或廢居凡五年而始還鄉里先生處士也年老深藏不聞理亂而不幸孽臣仁弘出於南溟之門乘廢主昏德竊權肆凶倡論醜正誣毀晦齋退溪兩先生以沮排廡享於是先生奮曰是不可以終默也移書切責辭氣嚴峻及凶議益恣敢讎母后金墉之變彝倫墜地則遂痛絕之不復往復已未先生寢疾命子侄不許進藥顧執燭者曰昔老先生臨終屬諸門人以儀禮治喪汝其知之乎對曰唯然後考

終于正寢實六月二十三日也訃聞遠近人士來哭者百餘人及葬臨穴而哭者又數百人以是歲十月葬于縣北葛蘆山坐卯原配咸從魚氏叅奉應星之女婦家以簪纓富貴顯於世親迎之日輿馬僕從粧奩衣櫛極其華麗先生曰吾家世清貧以儉約爲度豈以此爲悅者乎夫人聞之悉屏去入厨躬爨供滫瀡不懈婦黨之居要津者見其不事榮進欲薦授官先生力辭曰丈夫立心行已自有所守焉用汲汲於仕宦哉竟不許注至孝就養惟謹丁叅奉公憂哀毀過至水漿不入母夫人爲之屏食以率之然後乃餐粥三年而後始飯粟與二弟同臥起問寒飢及分居田業臧獲悉推與之一無所與曰吾婦家稍康家人糊口自有餘裕苟吾均分先業於羣弟何哉喪伯父清香先生摧痛悲號無異親喪爲之踰制心喪三年及喪南溟又如之其遭後喪蓋在壬癸兵革之際邑閭蕭條人民飢窘而先生年且甚衰矣然而殯葬悉遵古禮饋奠務從豐潔不以艱棘而殺其節廬墓三年毀瘠幾滅性有一子早夭以仲氏光孝次子瑜爲後三女長適河光國寔謙齋河弘度母也次適梁某其季卽田義士有龍室也曾玄以下多不盡錄今謁銘於余者卽先生幾代孫某也始萬曆丁亥道內諸儒議建清香堂祠宮於新安邱山谷先生實相其役壬辰燬於兵及 肅廟壬午合享於道川以先生追配

當宁壬子別立院宇於陪山遺墟以復新安舊制而父子並睨焉銘曰
學惟誠敬志則忠義道既肥身處而尚志垂老窮廬蛇豕食國子龍身膽甥館久畜謁帥薦士慨淚滿掬殉身之義亦私以勗荀卿之門斯作鬼怪正道沮誣倫綱墊晦書才半紙義正辭嚴俾足泚頰而不悛心口誅心殄靖我山林惟茲一斑忠義之方若其全體與道偕藏躬而不施在公何傷理氣之詮誠明之學徽言不傳風流已邈百世之下庶徵斯刻

塔銘

塵公塔銘

曲終奏雅

釋塵公示寂六日茶毗于寂照庵之東臺距溫宿泉檜樹下不十武夜常有光虫背之綠也魚鱗之白也柳木朽之玄也大比丘玄朗率衆繞場齋戒震悚誓心功德越四夜迺得師腦珠三枚將修浮圖具書與幣請銘于余余雅不解浮圖語既勤其請乃嘗試問之曰朗我疇昔而病服地黃湯漉汁注器泡沫細張金粟銀星魚呷蜂房印我膚髮如瞳栖佛各各現相如如含性熱退泡止吸盡器空昔者惺惺誰證爾公朗叩頭曰以我證我無關彼相余曰以心觀心心其有幾乃爲係詩曰
九月天雨霜萬樹皆枯落瞥見上頭枝一果隱蠹葉上丹下黃青核露槽半蝕羣童仰面立攢手爭欲摘擲礫

遠難中續竿高未及忽被風搖落遍林索不得兒來繞
樹啼空詈烏與鵲我乃譬諸兒爾目應生木爾旣失之
仰不知俯而拾果落必在地脚底應踐踏何必求諸空
實理猶存核謂核仁與子爲生生不息以心若傳心去
證塵公塔

事狀

金孺人事狀

嗚呼古昔傳記所載節婦烈女立名雖同制義頗殊夫
守義之謂節立節之謂烈故節視於義其志更苦烈比
於節其跡尤刻如夏侯截耳以矢其心凝妻斷臂以潔
其身蓋其所遇不幸而有不得已者則其義有不期刻
而自酷耳至若我東民俗從一而終卽其常經雖窮閭
匹庶貧賤無依青孀守寡皓首自了若以古義律之無
非節婦是環東數千里立國四百年懷清之臺可以里
築守義之旌可以戶設故三從之訓非所勸於民俗靡
他之矢無可議於士族然而創或甚於杞婦禮或嚴於
宋姬自刻之義過於待燭下從之志切於崩城蹈水火
如樂地就鳩繯而爲慊然後乃得爲盡性於所天而始
見其節義也噫其制行之嚴酷刻烈有如彼者而君子
猶有憾乎不傷膚髮處義怡然則豈非所謂慷慨從容
有難易之辨哉如近日吳氏婦金孺人之就義可謂得
性命之正而無憾於君子之所難矣孺人父故郡守某

沙溪先生之後也孺人生於詩禮之家幼有至性端莊
柔謹動必以禮清秀高潔不染一塵自其未笄咸以女
中君子稱云及其擇婿於忠義之門而歸士人吳允常
允常今大提學載純長子也愷悌篤行通國之所稱慕
古邁往世罕儔侶而獨於閨闈之內匹懿媿美爲世族
模範者二十餘年矣允常沒孺人哀不過情殯歛衣衾
手自裁縫家人初不覺其殉從之志已決於臯復之日
既成服而請于舅姑移處密室自是蒙面而臥不復見
天日不與人接語水穀不入口舅姑泣諭反復則強收
戚容畧呶數口旋服薑湯消滌胃氣日就漸減傍人雖
知其不爲倉卒徑情而其於潛消暗盡亦非防護所可
奈何夫黨一婦人冀回其心諭之曰尊舅尊姑老矣子
於下從則得矣獨不念平生之誠孝乎且毋重戚逝者
之心孺人泣曰吾豈不念此顧有兩賢娣奉養有托於
是出嫁時衣裳洗濯改縫俾作歛具遂告辭舅姑遍訣
家人盥櫛纔竟如膏盡而燈熄聞者莫不咨嗟揮涕曰
烈哉斯人是竟死矣蓋其聲聞見乎之有素也如此嗚
乎如孺人者可謂取義於從容之地全歸於遂志之日
矣士林之慕義者咸相諭告謀所以闡揚之舉而吳金
兩家堅拒牢辭蓋恐違疇昔之志也以故其潛懿幽操
莫得其十一而衆情之激感如彼則亦豈民彝之所得
以已者哉古者男女告戒之辭不過閭巷風謠之語而

陶出性情有裨風教則採詩之官獻諸王國典樂之職
播之絃歌所以風動四方感發民生也今金氏之所
若是其卓絕有光 聖化則豈特風謠之所採而絃歌
之所播而已哉嗟吾搢紳大夫章甫諸君子合辭同聲
走告執事

尺牘

答京之

以下諸則并妙絕大都似東坡

讀書精勤孰與庖犧其神精意態佈羅六合散在萬物
是特不字不書之文耳後世號勤讀書者以麤心淺識
蒿目於枯墨爛楮之間討掇其蟬溺鼠渤是所謂哺糟
醜而醉欲死豈不哀哉彼空裏飛鳴何等生意而寂寞
以一鳥字抹撥沒卻彩色遺落容聲奚異乎赴社鄰翁
杖頭之物耶或復嫌其道常思變輕清換箇禽字此讀
書作文者之過也朝起綠樹蔭庭時鳥鳴嚶舉扇拍案
胡叫曰是吾飛去飛來之字相鳴相和之書五采之謂
文章則文章莫過於此今日僕讀書矣

之二

足下讀太史公讀其書未嘗讀其心耳何也讀項羽思
壁上觀戰讀刺客思漸離擊筑此老生陳談亦何異於
厨下拾匙見小兒捕蝶可以得馬遷之心矣前股半跪
後脚斜翹丫指以前手猶然疑蝶則去矣四顧無人哦
然而笑將羞將怒此馬遷著書時也

與中一

以力救人曰俠以財惠人曰顧顧為名士俠猶著傳兼
 俠與顧曰義若有其人豈不誠大丈夫哉夫禮防專行
 義無擅斷然而至於急義而行善雖擅且專肖子有所
 不稟而賢父有所不禁也昔漢汲黯矯制發倉以賑河
 南范堯夫以麥舟付曼卿夫矯制死罪也私與非禮也
 君父至尊嚴至於義有所急則不避鈇鉞之誅身犯專
 行之罪然而武帝不失為明主而文正為賢父長孺不
 害為直臣而堯夫為宜子也今俊也袒括親友側席當
 食不飽之時也非特河南之饑而曼卿之急也足下匍
 匐而救之非如發倉與付舟之為恣也

之二

需子謠曰揮斧擊空不如持鉞擬墮且里諺有之无交
 三公淑慎爾躬足下其志之寧為弱固不可勇脆而况
 外勢之不可恃者乎

答蒼厓

寄示文編漱口洗手莊讀以跪曰文章儘奇矣然名物
 多借引據未襯是為圭瑕請為老兄復之也文章有道
 如訟者之有證如販夫之唱貨雖辭理明直若無他證
 何以取勝故為文者雜引經傳以明己意聖作而賢述
 信莫信焉其猶曰康誥曰明明德其猶曰帝典曰克明
 峻德官號地名不可相借擔柴而唱鹽雖終日行道不

燕巖集卷之五
販一薪苟使皇居帝都皆稱長安歷代三公盡號丞相
名實混淆還爲俚穢是卽驚座之陳公效顰之西施故
爲文者穢不諱名俚不沒迹孟子曰姓所同也名所獨
也亦唯曰字所同而文所獨也

之二

還他本分豈惟文章一切種種萬事揔然花潭出遇失
家而泣於塗者曰爾奚泣對曰我五歲而瞽今二十年
矣朝日出往忽見天地萬物清明喜而欲歸阡陌多岐
門戶相同不辨我家是以泣耳先生曰我誨若歸還閉
汝眼卽便爾家於是閉眼扣相信步卽到此無他色相
顛倒悲喜爲用是爲妄想扣相信步乃爲吾輩守分之
證諦歸家之證印

之三

里中孺子爲授千字文呵其厭讀曰視天蒼蒼天字不
碧是以厭耳此兒聰明餒殺蒼頡

之四

暮登龍首山候足下不至江水東來不見其去夜深泛
月而歸亭下老樹白而人立又疑足下先在其間也

之五

士非窮儒之別號譬如繪事而後素則自天子達於庶
人皆士也彼自名官疲餒士稱者平生乾沒於場圍之
間自憎自侮故耳天子而非士者惟朱全忠一人若曹

子桓東京之秀才桓敬道江左之名士耳

之六

似易林

足下其稅裝卸鞍來日其雨泉鳴水腥堦潮螳陣鶴鳴
入北烟盤走地星矢西流占風自東

之七

鄭翁飲逾豪而筆逾健其大點如毬墨沫飛落左頰南
字右脚過紙歷席擲筆笑悠然向龍湖去今不可尋矣

與穉圭

純是左氏

伯雨殆其不振乎女巫入門鬼盈其室朝日就診色煤
睛駢而浮問之崇曰多慙且多悔是爲崇也曰君子樂
而忘憂順命循理中道而行夫何慙何悔侍者目而止
視晷出而問諸左右對曰夫子病多惡婦人最忌念伯

雨哲而都常自容今崇寵嬖過也火爍金虧木克土流
慙來悔棄是生疑惡非鬼崇也而禱之用巫吾恐伯雨
之疾實爲鬼崇也夫鬼有君子有小人三辰五行社稷
山川以其利也勤死勞定法施禦捍以其功也功德美
利皆登典祀是爲明神賢而靈貴而壽尊而顯君子之
鬼也至于竈奧尸雷皆得其報苟非其類是爲奸神愚
而不靈賤而天卑而幽小人之鬼也林澤爲魅藪谷爲
魍蟲魚爲妖卉木爲祥在物爲恠在人爲豎在夢爲魘
在事爲魅在疾爲癘典祀不載天地不容日月燭之風
霆蕩之穴竄隙投窮餒壹鬱間爲民慝女巫仗淫拊缶

而舞氣類以呼以恐家人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君子有疾如之何小人之鬼是事婦人是簡用是多舌婦人多舌巫之囹也女巫在舞鬼之媒也囹媒既成實爲禍階苟被符呪陽麾陰招稽首呼服實爲徠咎鬼言鬼笑鬼怒鬼喜招徠盈室入則館喉出則殲尻玩疾而貨之以饗賂焉其能振乎聖人敬鬼神而遠之故曰某之禱久矣今恒禱于室鬼孰近焉是果明神也其肯舍其牲玉左食于家人乎如其奸淫不逞何福之賴也龜習其繇尙且不吉而况豐于非禮章賂而將之伯雨言令妹賢甚有兄風每事諷於足下足下知而不諫與有過焉足下其圖之

與仲觀 似在氏

僕聞足下絕季雨此何事也使季雨賢也不可絕也如其不肖也子不能輔之乃棄其世好若之何其絕賢不祥不輔不肖不仁也如使平其曲直也以俟鄉黨之父兄也背祥棄仁僕知責在足下也昔子之冠也子之先君子筮賓于子方氏伯雨實爲之贊揖子升階祝而加之以成其人醮而祭之以定其祥拜而字之以表其德至于帶履皆有訓命之辭子方氏伯雨歿不有其孤子弱弟以戚其遊魂子其安乎使逝者無知也不可忘也如其有知也獨無愧乎二父之心乎夫冠所以戴也帶所以繫也履所以踐也今子冠而不戴其德繫其帶而

不繫其辭踐其履而不踐其訓是隳戴解繫不武其先
懿也將何以冠帶衣履以行于州閭哉子其圖之

與人 似左氏

足下多蓄古書絕不借人何其謬也足下將欲以世傳
耶夫天下之物不能傳世也久矣堯舜之所不傳三代
之所不能守而秦皇帝之所以爲愚也足下尙欲世守
於數帙之書豈不謬哉書無常主樂善好學者有之耳
若後世賢樂善好學壁間所藏冢中所秘九譯同文將
歸於南陽之世矣若後世不賢驕逸惰荒天下亦不可
守而况於書乎馬不借藥仲尼猶且傷之有書者不借
人讀之將若之何足下若言子孫無賢愚皆可以世守
則是又大謬君子勗業垂統爲可繼也故莫不明之以
法將之以德示之以容後世猶或失墜罔有承將關石
和勻夏之子孫苟可以世守則九鼎何遷明德馨香毀
之子孫苟可以世守則亳社何改天子穆穆周之子孫
苟可以世守則明堂何毀由是觀之明法而垂之德容
而眎之尙猶難守今乃私天下之古書不與人爲善挾
驕吝以濟其世無乃不可乎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如求仁千箱之書與朋友共敝之可也今乃束之高
閣區區爲後世計耶

答仲玉

附耳之言勿聽焉戒洩之談勿言焉猶恐人知奈何言

之奈何聽之既言而復戒是疑人也疑人而言之是不習也

之二

末世交人當看言簡而氣沉性拙而志約者絕有心計之人不可交志意廣張不可交世所謂可用之人是必無用之人世所謂無用之人是必有用之人天下安樂鄉井無故真若可用亦安肯披露才氣抖擻精神輕示於人耶彼被甲上馬似勇而乃老人例習固請六十萬似恟而乃智士深謀

答士剛

握毫呵凍爪甲衣帶皆有醋臭如小將酣獵袍鞞麾旆皆帶腥氣也

答泠齋

古人之戒酒可謂深矣使酒曰酗戒其凶德也酒器有舟戒其覆溺也罍係壘罍借嚴盃爲不皿卮類危字觥戒其觸兩戈臨皿戎其相爭樽示樽節禁謂禁制以卒爲醉屬生爲醒周官萍氏掌幾酒按本草萍能勝酒僕輩嗜飲賢於古人而昧古人垂戒之義豈不大可懼哉願從今以往吾輩當酒輒思古人作字之義復顧古人製器之名如何如何

答某

偶頌野性自况於麋所以近人則驚非敢自大也今承

明教自比於驥尾之蠅又何其小也苟足下求爲小也
蠅猶大也不有蟻乎僕嘗登藥山俯其都邑其人物之
若馳若騫者撲地蠕蠕若屯垤之蟻可能一噓而散也
然復使邑人而望吾則攀崖循巖捫蘿緣樹旣躋絕頂
妄自高大者亦何異乎頭虱之緣髮耶今乃大言自况
曰麤何其愚也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也若復較其形
之大小辨所見之遠近足下與僕皆妄也麤果大於蠅
矣不有象乎蠅果小於麤矣若視諸蟻則象之於麤矣
今夫象立如室屋行若風雨耳若垂雲根如初月趾間
有泥墳若邱壘蟻穴其中占兩出陣瞋雙眼而不見象
何也所見者遠故耳瞋一目而亦見蟻此無他所見者
近故耳若使稍大眼目者復自百里之遠而望之則宵
宵玄玄都無所見矣安有所謂麤蠅蟻象之足辨哉

與誠之

其言雖知虛詐而不可不信幸勿逾詐姑許其可信如
何比如謊人說夢不可認真亦不可道僞他人夢裏無
可去走一遭

與人

僕家貧計拙營生欲學龐公歎同蘇季蛻遲吸露之蟬
操慚飲壤之蚓昔有樹梅三百六十五本日以一樹自
度者今僕寄身僦屋園無孤山將若之何硯北小僮手
藝工妙僕亦時從偷暇硯田梅成折枝燭淚成瓣麤毛

燕巖集卷之五
為蘂蒲黃為珠為名輪回花何謂輪回夫生花在樹安
知為蠟蠟在蜂房安知為花然而魯錢猿耳蓓蕾天成
窺鏡迎風體勢自然惟其不根於地乃見其天黃昏月
下雖無暗香之動雪滿山中足想高士之臥願從足下
先售一枝以第其價若枝不如枝花不如花蘂不如蘂
珠不如珠床上不輝燭下不疎伴琴不奇入詩不韻有
一於此永賜斥退終無怨言不宣

與某

鄉人京態揔是鄉閭譬如醉客正色無非醉事不可不
知

與仲存

梅宕必發狂疾君知之乎其在長淵嘗登金沙山大海
拍天自覺眇小莽然生愁乃發歎曰假令彈丸小島饑
饉頻年風濤黏天不通賑貸當奈何海寇竊發便風舉
帆逃遁無地當奈何龍鯨鼉蜃緣陸而卵噉人如麻當
奈何海濤盪溢滄溟覆邨閭當奈何海水遠移一朝斷流
孤根高峙巖然見底當奈何波齧島根滂汨既久土石
難支隨流而圯當奈何其疑慮如此不狂而何夜聽其
言不覺絕倒信手錄去

與敬甫

巧哉妙哉此緣因湊合孰執其機君不先吾吾不後子
並生一世子不務面我不雕題並生一國子不居南我

不居北並家一里子不業武我不學圃同爲斯文此大
因緣大期會也雖然言若苟同事若苟合無寧尙友於
千古不惑於百世

與楚幘

足下無以靈覺機悟驕人而蔑物彼若亦有一部靈悟
豈不自羞若無靈覺驕蔑何益吾輩臭皮袋中裹得幾
箇字不過稍多於人耳彼蟬噪於樹蚓鳴於竅亦安知
非誦詩讀書之聲耶

與成伯

門前債客鴈行立屋裏醉人魚貫眠此唐時大豪傑男
子漢今僕孤栖寒齋淡如定僧而但門前鴈立者雙眼
可憎每卑辭之時還念滕薛之大夫

之二

僕年二十時元朝對鏡云忽然添得數莖鬚全不加長
六尺軀鏡裏容顏隨歲異稚心猶自去年吾蓋初見頤
下鬚鬚短鬚喜而著之也其後六年讀書北漢蠟牕朝
旭對鏡顧眄雙髻忽映數莖銀絲喜不自勝以爲添得
詩料愛不鐫去今復五年所謂詩料不禁撩亂頤底鬚
鬚者強如魚鰓回思年少痴心不覺齒冷若早知如此
雖得新詩幾多百篇安肯自喜猶恐人之不知耶吾輩
若要乘馬出門難於登龍相逢何時意至便去而但亢
曠焦石風塵撲面而貴人喝扇侍生下騎是爲難堪奈

何奈何

上從兄

人於酷暑嚴沍不識處之之道脫衣揮箒不勝炎熱則逾熱炙爐襲裘不禁寒栗則逾冷不如着心讀書要之自家胷中不作寒熱

答大瓠

求與予孰厭曰求厭使予者之心誠若求者之厭人無予者今僕不求而獲賜至厚信乎足下之樂予也

燕巖集卷之五

燕巖集卷之六

花開金澤榮于霖校編

潘南朴趾源仲美著

慶州金教獻伯猷

叅訂

光山金應洙士應

別集

序

綠天館集序

妙旨

倣古爲文如鏡之照形可謂似也歟曰左右相反惡得而似也如水之寫形可謂似也歟曰本末倒見惡得而似也如影之隨形可謂似也歟曰午陽則侏儒僬僥斜日則龍伯防風惡得而似也如畫之描形可謂似也歟

曰行者不動語者無聲惡得而似也曰然則終不可得而似歟曰夫何求乎似也求似者非真也天下之所謂相同者必稱酷肖難辨者亦曰逼真夫語真語肖之際假與異在其中矣故天下有難解而可學絕異而相似者鞅象寄譯可以通意篆籀隸楷皆能成文何則所異者形所同者心故耳由是觀之心似者志意也形似者皮毛也李氏子洛瑞年十六從不佞學有年矣心靈夙開慧識如珠嘗攜其綠天之稿質于不佞曰嗟乎余之爲文纔數歲矣其犯人之怒多矣片語稍新隻字涉奇則輒問古有是否則怫然于色曰安敢乃爾噫於古有之我何更爲願夫子有以定之也不佞攢手加額三拜以跪曰此言甚正可與絕學蒼頡造字倣於何古顏淵好學獨無著書苟使好古者思蒼頡造字之時著顏子未發之旨文始正矣吾子年少耳逢人之怒敬而謝之曰不能博學未攷於古矣問猶不止怒猶未解曉曉然答曰殷誥周雅三代之時文丞相右軍秦晉之俗筆

綠鸚鵡經序

奇幻

洛瑞得綠鸚鵡欲慧不慧將悟未悟臨籠泣涕曰爾之不言烏鵲何異爾言不曉我則夷矣於是忽發慧悟乃作綠鸚鵡經請序於余余嘗夢白鸚鵡乃徵博士訴夢占之曰我平生夢夢食不飽夢飲不醉夢臭不穢夢香不馨夢力不强夢呼不聲或飛龍在天或鳳凰麒麟鬼

物鬼獸駭駭馳逐四目神將其背有口齒噓其劒手又有目小目小耳大口大鼻或大海洶洶火焚青山或日月星辰繞身圍體或雷霆霹靂驚怖懼汗或昇寥天御彼光雲或飛騰九層樓臺窈窕丹青琉璃窓戶美女婦人目笑眉成妙肉清颺義舌合奏或身輕蟬翼粘彼樹葉或與蚓鬪或助蛙笑或穿墻壁卽有曠室或爲上客旂旌麾幢芭蕉大扇輶車百輪卽何妄想顛倒如是博士大言遍身寒慄恐懼罪過爾善思念使汝鍊丹吸氣服真而不飲食漸厭室家而不棟宇處彼巖厓離妻去子別其朋友一朝身輕肩披橡葉腰禪虎皮朝游滄海夕遊崑崙明日明夕夕而暫還歸或已千歲或爲八百如彼長年卽名爲仙則復如何我乃謝言是一妄想千歲八百遊朝遊暮何其短也我則長年誰復見我有誰友朋認吾是我萬一或幸屋室不壞鄉里如舊子孫蕃衍八世九世至或十世我歸我家乍喜入門而復悵然久坐細聲暗謂家人園後梨樹厨下鼎鉤真珠寶璫何在何亾徵信有漸子孫大怒彼何妄翁彼何狂叟彼何醉夫而來辱我小杖逐我大杖毆我我則奈何無書證我訟官奈何譬則我夢我夢我夢人不我夢孰信我夢博士大言遍身寒慄恐愆罪過發大悲心歎言爾言其實大然汝則知之子孫妻妾暫別離捨卽不認識汝則何戀西方有國世界大樂汝則苦行修身大刻往生彼國

度脫三災不入剗燒是名爲佛卽復如何我乃謝言此一妄想旣云往生此死可知茶毗揚灰何免剗燒棄今可樂就此刻苦俟彼他世杳杳冥冥孰知極樂若知他世世界極樂緣何此世不識前生或曰非謂其真仙而佛者也仙靈而佛慧鸚鵡有其性則是博士占其靈慧而能言也子之文章其將日有進乎嗟乎至今十八年矣道日益拙而文不加進其痴心妄想不夢亦夢矣今見此經圓舌又趾宛如夢見而性靈悟妙慧語珠轉儘乎其仙而佛者也博士之徵其在是乎

記

髮僧菴記

似東坡

余東遊楓嶽入其洞門已見古今人題名大書深刻殆無片隙舊刻纔沒苔蘚新題又煥丹硃至崩崖裂石削立千仞上絕飛鳥之影而獨有金弘淵三字余固心異之曰古來觀察使之威足以死生人楊蓬萊之耽奇足跡無所不到僧未能置名此間彼題名者誰耶乃能令工與麤孫爭性命也其後余遊歷方內名山南登俗離伽椰西登天摩妙香所至僻奧自謂能窮世人之所不能到然常得金所題大凡好遊名山者非犯至危排衆難亦不得搜奇探勝余平居追思往躅未嘗不慄然自悔也然而復當登臨猶忽宿戒履巉巖俯幽深側身于朽棧枯梯往往默禱神明惴惴然尙恐其不能自還而

大字硃填如鹿脛之大隱約盤拏於老槎壽藤之間者必金弘淵也乃反欣然如逢舊識於險阨危困之際爲之出力而扳援先後之也或有素知金行跡爲道金乃濶者蓋閭里間浪蕩迂濶之稱如所謂劔士俠客之類方其少年時善騎射中武科能力扼虎挾兩妓超越數仞牆不肯碌碌求仕進家本富厚用財如糞土傍蓄古今法書名畫劔琴彝器奇花異草遇一可意不惜千金駿馬名鷹動在左右今旣老白首則囊置錐鑿遍遊名山已一入漢拏再登長白輒手自刻石使後世知有是人云余問是人爲誰曰金弘淵所謂金弘淵爲誰曰字大深曰大深者誰歎曰是自號髮僧菴所謂髮僧菴誰歎談者無以應則余笑曰昔長卿設無是公烏有先生以相難今吾與子偶然相遇於古壁流水之間相答問焉他日相思皆烏有先生也安有所謂髮僧菴者乎客勃然怒於色曰吾豈謊辭而假設哉果真有是人也余大笑曰君太執拗昔王介甫辨劇秦美新必谷子雲所著非楊子雲蘇子瞻曰未知西京果有楊子雲否也夫二子之文章炳蔚當世流名史傳而後之尙論者猶有此疑而况寄空名於深山窮谷之中而風消雨泐不百年而磨滅者乎客亦大笑而去其後九年余遇金平壤有背指者曰此金弘淵也余字號曰大深君豈非髮僧菴耶金君回顧熟視曰子何以知我余應之曰舊已識

一本背指
者下無日
字

君於萬瀑洞中矣君家何在頗存舊時所蓄否金君憮然曰家貧賣之盡矣何謂髮僧菴曰不幸殘疾形毀年老無妻居止常依佛舍故稱焉察其言談舉止舊日習氣猶有存者惜乎吾未見其少壯時也一日詣余寓邸而請曰吾今老且死心則先死特髮存耳所居皆僧菴也願托子文而傳焉余悲其志老猶不忘者存遂書其舊與遊客答問者以歸之且爲之說偈曰

烏信百鳥黑鷺訝他不白白黑各自是天應厭訟獄人皆兩目具瞶一目亦覩何必雙後明亦有一目國兩目猶嫌少還有眼添額復有觀音佛變相目千隻千目更何有瞽者亦觀黑金君廢疾人依佛以存身積錢若不用何異丐者貧衆生各自得不必強相學大深既異衆以茲相訝惑

蟬橋堂記

李德懋號

純是楞嚴

嬰處子爲堂而名之曰蟬橋其友有笑之者曰子之何紛然多號也昔悅卿懺悔佛前發大證誓願棄俗名而從法號大師撫掌笑謂悅卿甚矣汝惑爾猶好名形如枯木呼木比邱心如死灰呼灰頭陀山高水深安用名爲汝顧爾形名在何處緣汝有形卽有是影名本無影將欲何棄汝摩爾頂卽有髮故而用櫛梳髮之旣剃安施櫛梳汝將棄名名匪玉帛名匪田宅匪金珠錢匪食穀物匪鼎匪錡匪鬻匪鼎匪筐筥杯牟瓶盎及俎豆

物卽匪佩囊劔刀菑香可以解去匪錦團領繡鶴補子
帶犀魚果可以脫去卽匪綉枕兩頭鴛鴦流蘇寶帳可
賣與人匪垢匪塵非水可洗匪鯁梗喉非水鷗羽可引
嘔歎匪癩乾痂可爪剔除卽此汝名匪在汝身在他人
口隨口呼謂卽有善惡卽有榮辱卽有貴賤妄生悅惡
以悅惡故從而誘之從而說之從而慰之又從恐動寄
身齒吻茹吐在人不知汝身何時可遠譬彼風聲聲本
是虛着樹爲聲反搖動樹汝起視樹樹之靜時風在何
處不知汝身本無有是卽有是事迺有是名而纏縛身
劫守把留譬彼鼓鍾桴止響騰身雖百化名則自在以
其虛故不受變滅如蟬有殼如橘存皮尋聲逐香皮殼
之外不知皮殼空空如彼如汝初生嗶嗶在襍無有是
名父母愛悅選字吉祥復喚穢辱無不祝汝汝方是時
隨父母身不能自有及汝壯大迺有汝身旣得立我不
得無彼彼來偶我遂忽爲雙雙身好會有男女身兩兩
相配如彼八卦身之旣多臃腫關茸重不可行雖有名
山欲游佳水爲此良兌生悲憐憂有好友朋選酒相邀
樂彼名辰持扇出門還復入室念此卦身不能去赴凡
爲汝身牽掛拘攣以多身故亦如汝名幼有乳名長有
冠名表德爲字所居有號若有賢德加以先生生呼尊
爵死稱美謚名之旣多如是以重不知汝身將不勝名
此出大覺無經蓋悅卿隱者也最多名自五歲有號故

燕巖集卷之六
大師以是戒之夫孺子無名故稱嬰女子未字曰處子
嬰處者蓋隱士之不欲有名者也今忽以蟬橋自號則
子將從此而不勝其名矣何則夫嬰兒至弱處子至柔
人見其柔弱也猶以此呼之况蟬聲而橋香則子之堂
其將從此而如市矣嬰處子曰夫若如大師之言蟬蛻
而殼枯橋老而皮空夫何聲色臭味之有既無聲色臭
味之可悅則人將求我於皮殼之外耶

酬素玩亭夏夜訪友記

頓挫

六月某日洛瑞夜訪不佞歸而有記云余訪燕巖丈人
丈人不食三朝脫巾跣足加股房權而臥與廊曲賤隸
相問答所謂燕巖者卽不佞金川峽居而人因以號之
也不佞眷屬時在廣陵不佞素肥苦暑且患州樹蒸鬱
夏多蚊蠅水田蛙鳴晝夜不息以故每當夏月常避暑
京舍京舍雖甚湫隘而無蚊蛙草樹之苦獨有一婢守
舍忽病眼狂呼棄主去無供飯者遂寄食廊曲自然欸
狎彼亦不憚使役如奴婢靜居無一念在意時得鄉書
但閱其平安字益習疎懶廢絕慶吊或數日不洗面或
一旬不裹巾客至或默然清坐或販薪賣菰者過呼與
語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欸欸語屢數百言人或讓其迂
濶無當支離可厭而亦不知止也又有譏其在家爲客
有妻如僧者益晏然方以無一事爲自得有雛鵲折一
脚蹒跚可笑投飯粒益馴日來相親遂與之戲曰全無

孟嘗君獨有平原客東方俗語錢爲文故稱孟嘗君睡
餘看書看書又睡無人醒覺或熟睡盡日時或著書見
意新學鐵絃小琴倦至爲弄數操或故人有餉酒者輒
欣然命酌旣醉乃自贊曰吾爲我似楊氏兼愛似墨氏
屢空似顏氏尸居似老氏曠達似莊氏參禪似釋氏不
恭似柳下惠飲酒似劉伶寄食似韓信善睡似陳搏鼓
琴似子桑戶著書似揚雄自比似孔明吾殆其聖矣乎
但長遜曹交廉讓於陵慚愧慙愧因獨自大笑時余果
不食三朝廊隸爲人蓋屋得雇直始夜炊小兒妬飯啼
不肯食廊隸怒覆孟與狗惡言詈死時不佞纔飯已困
臥爲舉張乖崖守蜀時斬小兒事以譬曉之且曰不素
教反罵爲長益賊恩而仰視天河垂屋飛星四流委白
痕空語未卒而洛瑞至問丈人獨臥誰語也所謂與廊
曲問答者此也洛瑞又記雪天燒餅時事時不佞舊居
與洛瑞對門自其童子時見不佞賓客日盛有意當世
而今年未四十已白頭頗爲道其感慨然不佞已病困
氣魄衰落泊然無意不復向時也茲爲之記以酬

雜著

許生傳

疎岩悲憤馬史之變

許生居墨積洞直抵南山下井上有古杏樹柴扉向樹
而開草屋數間不蔽風雨然許生好讀書妻爲人縫刺
以糊口一日妻甚饑泣日子平生不赴舉讀書何爲許

生笑曰吾讀書未熟妻曰不有工乎生日工未素學奈何妻曰不有商乎生日商無本錢奈何其妻恚且罵曰晝夜讀書只學奈何不工不商何不盜賊許生掩卷起曰惜乎吾讀書本期十年今七年矣出門而去無相識者直之雲從街問市中人曰漢陽中誰最富有道卞氏者遂訪其家許生長揖曰吾家貧欲有所小試願從君借萬金卞氏曰諾立與萬金客竟不謝而去子弟賓客視許生丐者也絲條穗拔革屨跟顛笠挫袍煤鼻流清涕客旣去皆大驚曰大人知客乎曰不知也今一朝浪空擲萬金於生平所不知何人而不問其姓名何也卞氏曰此非爾所知凡有求於人者必廣張志意先耀信義然顏色媿屈言辭重複彼客衣屨雖敝辭簡而視傲容無怍色不待物而自足者也彼其所試術不小吾亦有所試於客不與則已旣與之萬金問姓名何爲於是許生旣得萬金不復還家以爲安城畿湖之交三南之縮口遂止居焉棗栗柿梨柑榴橘柚之屬皆以倍直居之許生權菓而國中無以讌祀居頃之諸賈之獲倍直於許生者反輸十倍許生喟然嘆曰以萬金傾之知國淺深矣以刀鑄布帛縣入濟州悉收馬髮鬣曰居數年國人不裹頭矣居頃之網巾價至十倍許生問老篙師曰海外豈有空島可以居者乎篙師曰有之嘗漂風直西行三日夜泊一空島計在沙門長崎之間花木自開

菓菰自熟麋鹿成羣游魚不驚許生大喜曰爾能導我
富貴共之篙師從之遂御風東南入其島許生登高而
望悵然曰地不滿千里惡能有爲土肥泉甘只可作富
家翁篙師曰島空無人尙誰與居許生曰德者人所歸
也尙恐不德何患無人是時邊山羣盜數千州郡發卒
逐捕不能得然羣盜亦不敢出剽掠方饑困許生入賊
中說其魁首曰千人掠千金所分幾何曰人一兩耳許
生曰爾有妻乎羣盜曰無曰爾有田乎羣盜笑曰有田
有妻何苦爲盜許生曰審若是也何不娶妻樹屋買牛
耕田生無盜賊之名而居有妻室之樂行無逐捕之患
而長享衣食之饒乎羣盜曰豈不願如此但無錢耳許
生笑曰爾爲盜何患無錢吾能爲汝辦之明日視海上
風旗紅者皆錢船也恣汝取去許生約羣盜旣去羣盜
皆笑其狂及明日至海上許生載錢三十萬皆大驚羅
拜曰惟將軍令許生曰惟力負去於是羣盜爭負錢人
不過百金許生曰爾等力不足以舉百金何能爲盜今
爾等雖欲爲平民名在賊簿無可往矣吾在此俟汝各
持百金而去人一婦一牛來羣盜曰諾皆散去許生自
具二千人一歲之食以待之及羣盜至無後者遂俱載
入其空島許生權盜而國中無警矣於是伐樹爲屋編
竹爲籬地氣旣全百種碩茂不蓄不畚一莖九穗留三
年之儲餘悉舟載往羅長崎島長崎者日本屬州戶三

十一萬方大饑遂賑之獲銀百萬許生歎曰今吾已小
試矣於是悉召男女二千人令之曰吾始與汝等入此
島欲先富之然後別造文字糊製衣冠地小德薄吾今
去矣兒生執匙教以右手一日之長讓之先食悉焚他
船曰莫往則莫來投銀五十萬於海中曰海枯有得者
百萬無所容於國中况小島乎有知書者載與俱出曰
爲絕禍於此島於是通行國中賑施與貧無告者銀尙
餘十萬曰此可以報卞氏往見卞氏曰君記我乎卞氏
驚曰子之容色不少瘳得無敗萬金乎許生笑曰以財
粹面君輩事耳萬金何肥於道哉於是以銀十萬付卞
氏曰吾不耐一朝之飢未竟讀書暫借君萬金卞氏大
驚起拜辭謝願受什一之利許生大怒曰君何賈豎視
我也拂衣而去卞氏潛踵之望見客向南山下入小屋
有老嫗井上澣卞氏問曰彼小屋誰家嫗曰許生員宅
貧而好讀書一朝出門不返者已五年獨有妻在祭其
去日卞氏始知客乃姓許歎息而歸明日悉持其銀往
遺之許生辭曰我欲富也棄百萬而取十萬乎吾從今
得君而活矣君數視我計口送糧度身授布一生如此
足矣孰肯以財勞神卞氏說許生百端竟不可奈何卞
氏自是度許生匱乏輒身自往遺之許生欣然受之或
有加則不悅曰君奈何遺我災也以酒往則益大喜相
與酌至醉旣數歲情好日篤嘗從容言五歲中何以致

百萬許生曰此易知耳朝鮮舟不通外國車不行域中故百物生于其中消于其中夫千金小財也未足以盡物然析而十之百金十亦足以致十物物輕則易轉故一貨雖絀九貨伸之此常利之道小人之賈也夫萬金足以盡物故在車專車在船專船在邑專邑如網之有罟括物而數之陸之產萬潛停其一水之族萬潛停其一醫之材萬潛停其一一貨潛藏百賈皆涸此賊民之道也後世有司者如有用我道必病其國卞氏曰初子何以知吾出萬金而來吾求也許生曰不必君與我也能有萬金者莫不與也吾自料吾才足以致百萬然命則在天吾何能知之故能用我者有福者也必富益富天所命也安得不與既得萬金憑其福而行故動輒有成若吾私自與則成敗亦未可知也卞氏曰方今士大夫欲雪南漢之恥此志士扼腕奮智之秋也以子之才何自苦沉冥以沒世耶許生曰古來沉冥者何限趙聖期可使敵國而老死布褐柳馨遠足繼軍食而逍遙海曲今之謀國政者可知已吾善賈者也其銀足以市九王之頭然投之海中而來者無所可用故耳卞氏喟然太息而去卞氏本與李政丞浣善李公時爲御營大將嘗與言委巷閭閻之中亦有奇才可與共大事者乎卞氏爲言許生李公大驚曰奇哉真有是名云何卞氏曰小人與居三年竟不識其名李公曰此異人也與

一本步至
許生下無
家字

君俱往夜公屏騶徒獨與卞氏俱步至許生家卞氏止
公立門外獨先入見許生具道李公所以來者許生若
不聞者曰趣解君所佩壺相與歡飲卞氏憫公久露立
數言之許生不應既夜深許生曰可召客李公入許生
安坐不起李公無所措躬乃敘述國家所以求賢之意
許生揮手曰夜短語長聽之太遲汝今何官曰大將許
生曰然則汝乃國之信臣我當薦臥龍先生汝能請于
朝三顧草廬乎公低頭良久曰難矣願得其次許生曰
我未學第二義固問之許生曰明將士以朝鮮有舊恩
其子孫多脫身東來流離惇鰥汝能請于朝出宗室女
遍嫁之奪勲戚權貴家以處之乎公低頭良久曰難矣
許生曰此亦難彼亦難何事可能有最易者汝能知之
乎李公曰願聞之許生曰夫欲聲大義於天下而不先
交結天下之豪傑者未之有也欲伐人之國而不先用
謀未有能成者也今滿洲遽而主天下自以不親於中
國而朝鮮率先他國而服彼所信也誠能請遣子弟入
學遊宦如唐元故事商賈出入不禁彼必喜其見親而
許之妙選國中之子弟薙髮胡服其君子往赴賓舉其
小人遠商江南覘其虛實結其豪傑天下可圖而國恥
可雪若求朱氏而不得率天下諸人薦人於天進可爲
大國師退不失伯舅之國矣李公憮然曰士大夫皆謹
守禮法誰肯薙髮胡服乎許生大叱曰所謂士大夫是

何等也產於夷貊之地自稱曰士大夫豈非駮乎衣袴
純素是有喪之服會撮如椎是南蠻之椎結也何謂禮
法樊於期欲報私怨而不惜其頭武靈王欲強其國而
不恥胡服乃今爲大明復讎而猶惜其一髮乃今將馳
馬擊劒刺鎗弭弓飛石而不變其廣袖自以爲禮法乎
吾始三言汝無一可得而能者自謂信臣信臣固如是
乎是可斬也顧左右索劒欲刺之公大驚而起躍出後
牖疾走歸明日復往已空室而去矣

或曰此皇明遺民也崇禎甲申後多來居者生或者
其人則亦未必其姓許也世傳趙判書啓遠爲慶尙
監司巡到青松路左有二僧相枕而臥前騶至呵之
不避鞭之不起衆捽曳之莫能動趙公至停轎問僧
何居二僧起坐益偃蹇睥睨良久曰汝以虛聲趨勢
得方伯乃復爾耶趙視僧一赤面而圓一黑面而長
語殊不凡乃下轎欲與語僧曰屏徒衛隨我來趙行
數里喘息流汗不止願小憩僧罵曰汝平居衆中常
大言身被堅執銳當先鋒爲大明復讎雪恥今行數
里一步十喘五步三憩尙能馳遼薊之野乎至一巖
下因樹爲屋積薪而寢處其上趙渴求水僧曰此貴
人又當饑也出黃精餅以饋之屑松葉和澗水以進
趙嚙蹙不能飲僧復大罵曰遼野水遠渴當飲馬溲
兩僧相持痛哭曰孫老爺孫老爺問趙曰吳三桂起

兵滇中江浙騷然汝知之乎曰未之聞也兩僧歎曰
身爲方伯天下有如此大事而不聞不知徒大言得
官耳趙問僧是何人曰不必問世間亦應有知我者
汝且小坐待我我當與吾師俱來與汝有言兩僧俱
起入深山少焉日沒僧久不返趙待僧至夜深草動
風鳴有虎鬪聲趙公大恐幾絕已而衆明燎炬尋監
司而至趙狼狽出谷中久之居常悒悒恨于中也後
趙問于尤庵宋先生先生曰此似是明末總兵官也
常斥我以爾汝者何先生曰自明其非東國緇徒也
積薪者臥薪之義也哭必呼孫老爺何先生曰似是
太學士孫承宗也承宗嘗視師山海關兩僧似是孫
之麾下士也

書虎叱文後

虎叱

虎睿聖文武慈孝知仁雄勇壯猛天下無敵然佛胃
食虎竹牛食虎駮食虎五色獅子食虎於巨木之岫
茲白食虎鼯犬飛食虎豹黃要取虎豹心而食之猓
無骨爲虎豹所吞內食虎豹之肝會耳遇虎則裂而
啖之虎遇猛獮則閉目而不敢視人不畏猛獮而畏
虎虎之威其嚴乎虎食狗則醉食人則神虎一食人
其偃爲屈閣在虎之腋導虎入厨舐其鼎耳主人思
飢命妻夜炊虎再食人其偃爲彝兀在虎之輔升高

視虞若有奔駑先行釋機虎三食人其佞爲鬻渾在
虎之頤多贊其所識朋友之名虎詔佞曰日之將夕
于何取食屈閣曰我昔占之匪角匪羽黔首之物雪
中有跡不于疎武瞻尾在腦莫掩其尻彝兀曰東門
有食其名曰醫口含百草肌肉馨香西門有食其名
曰巫求媚百神日沐齋潔請爲擇肉於此二者虎奮
髯作色曰醫者疑也以其所疑而試諸人歲所殺常
數萬巫者誣也誣神而惑民歲所殺常數萬衆怨入
骨化爲金蠶毒不可食鬻渾曰有肉在林仁肝義膽
抱忠懷潔戴樂履禮口誦百家之言心通萬物之理
名曰碩德之儒背益體胖五味俱存虎軒眉垂涎仰
天而笑曰朕聞如何佞交薦虎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儒貫之五行相生六氣相宣儒導之食之美者無大
於此虎愀然變色易容而不悅曰陰陽者一氣之消
息也而兩之其肉雜也五行定位未始相生乃今強
爲子母分配鹹酸其味未純也六氣自行不待宣導
乃今妄稱財相私顯已功其爲食也無其硬強滯送
而不順化乎鄭之邑有不屑宦之士曰北郭先生行
年四十手自校書者萬卷敷衍九經之義更著書一
萬五千卷天子嘉其義諸侯慕其名邑之東有美而
早寡者曰東里子天子嘉其節諸侯慕其賢環其邑
數里而封之曰東里寡婦之閭東里子善守寡然有

子五人各有其姓五子相謂曰水北雞鳴水南明星
室中有聲何其甚似北郭先生也兄弟五人迭窺戶
隙東里子請於北郭先生曰久慕先生之德今夜願
聞先生讀書之聲北郭先生整襟危坐而爲詩曰鴛
鴦在屏耿耿流螢維鬻維錡云誰之型興也五子相
謂曰禮不入寡婦之門北郭先生賢者也吾聞鄭之
城門壞而有狐穴焉吾聞狐老千年能幻而像人是
其像北郭先生乎相與謀曰吾聞得狐之冠者家致
千金之富得狐之履者能匿影於白日得狐之尾者
善媚而人悅之何不殺是狐而分之於是五子共圍
而擊之北郭先生大驚遁逃恐人之識已也以股加
頸鬼舞鬼笑出門而跑乃陷野窖穢滿其中攀援出
首而望有虎當徑虎顰蹙嘔哇掩鼻左首而噫曰儒
句臭矣北郭先生頓首匍匐而前三拜而跪仰首而
言曰虎之德其至矣乎大人效其變帝王學其步人
子法其孝將帥取其威名并神龍一風一雲下土賤
臣敢在下風虎叱曰毋近前曩也吾聞之儒者諛也
果然汝平日集天下之惡名妄加諸我今也急而面
諛將誰信之耶夫天下之理一也虎誠惡也人性亦
惡也人性善則虎之性亦善也汝千語萬言不離五
常戒之勸之恒在四綱然都邑之間無鼻無趾文面
而行者皆不遜五品之人也然而徽墨斧鉅日不暇

燕巖集卷之六
給莫能止其惡焉而虎之家自無是刑由是觀之虎之性不亦賢於人乎虎不食草木不食蟲魚不嗜麋藥悖亂之物不忍字伏細瑣之物入山獵麋鹿在野畋馬牛未嘗爲口腹之累飲食之訟虎之道豈不光明正大矣乎虎之食麋鹿而汝不疾虎虎之食馬牛而人爲之讎焉豈非麋鹿之無恩於人而馬牛之有功于汝乎然而不有其乘服之勞戀効之誠日充庖厨角鬣不遺而乃復侵我之麋鹿使我乏食於山缺餉於野使天而平其政汝在所食乎所舍乎夫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殘生而害物者謂之賊汝之所以日夜遑遑揚臂努目拏攫而不恥甚者呼錢爲兄求將殺妻則不可復論於倫常之道矣乃復攘食於蜂奪衣於蠶禦蜂而剽甘甚者醢蟻之子以羞其祖考其殘忍薄行孰甚於汝乎汝談理論性動輒稱天自天所命而視之則虎與人乃物之一也自天地生物之仁而論之則虎與蝗蠶蜂蟻與人並育而不可相悖也自其善惡而辨之則公行剽劫於蠱蟻之室者獨不爲天地之巨盜乎肆然攘竊於蝗蠶之資者獨不爲仁義之大賊乎虎未嘗食豹者誠爲不忍於其類也然而計虎之食麋鹿不若人之食麋鹿之多也計虎之食馬牛不若人之食馬牛之多也計虎之食人不若人之相食之多也去年關中大旱民之相食

也數萬往歲山東大水民之相食者數萬雖然其相食之多又何如春秋之世也春秋之世樹德之兵十七報仇之兵十三流血千里伏屍百萬而虎之家水旱不識故無怨乎天讎德兩忘故無忤於物知命而處順故不惑于巫醫之姦踐形而盡性故不疚乎世俗之利此虎之所以睿聖也窺其一斑足以示文於天下也不藉尺寸之兵而獨任爪牙之利所以耀武於天下也舜卣雖尊所以廣孝於天下也一日一舉而烏鳶螻螿共分其餒仁不可勝用也饑人不食廢疾者不食衰服者不食義不可勝用也不仁哉汝食也機穽之不足而爲罝也罝也罟也罟也罟也罟也始結網罟者哀然首禍於天下矣有鉞者戮者爰者斫者去者稍者鍛者鉞者矜者有礮發焉聲墮華嶽火洩陰陽暴於雷霆是猶不足以逞其虐焉則乃吮柔豪合膠爲鋒體如棗心長不盈寸淬以烏賊之沫縱橫擊刺曲者如矛銛者如刀銳者如劍歧者如戟直者如矢彀者如弓此兵一動百鬼夜哭其相食之酷孰甚於汝乎北郭先生離席俯伏逡巡再拜頓首頓首曰傳有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下土賤臣敢在下風屏息潛聽久無所命誠惶誠恐拜手稽首仰而視之東方明矣虎則已去農夫有朝菑者問先生何早敬於野北郭先生曰吾聞之謂

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躋

燕巖氏曰篇雖無作者姓名而蓋近世華人悲憤之作也世運入於長夜而夷狄之禍甚於猛獸士之無恥者綴拾章句以狐媚當世豈非發塚之儒而豺虎之所不食者乎今讀其文言多悖理與胠篋盜跖同旨然天下有志之士豈可一日而忘中國哉今清之御宇纔四世而莫不文武壽考昇平百年四海寧謐此漢唐之所無也觀其全安扶植之意殆亦上天所置之命吏也昔人嘗疑於諄諄之天而有質於聖人者聖人丁寧體天之意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小子嘗讀之至此其惑滋甚敢問以行與事示之則用夷變夏天下之大辱也百姓之冤酷如何馨香腥膻各類其德百神之所饗何臭故自人所處以視之則華夏夷狄誠有分焉自天所命而視之則殷周冕各從時制何必獨疑於清人之紅帽哉於是天定人衆之說行於其間而人天相與之理乃反退聽於氣驗之前聖之言而不符則輒曰天地之氣數如此嗚呼是豈真氣數然邪噫明之王澤已竭矣中州之士自循其髮於百年之久而寤寐標擗輒思明室者何也所以不忍忘中國也清之自爲謀亦疎矣懲前代胡主之末效華而衰者勒鍤碑埋之箭亭其言未嘗不自恥其衣帽而猶復眷眷於強弱之勢何其愚也文謨武烈尙不能救末主之陵夷况區區自強於衣帽

之末哉衣帽誠便於用武則北狄西戎獨非用武之衣帽耶力能使西北之他胡反襲中州之舊俗然後始能獨強於天下也圍天下於僂辱之地而號之曰姑忍汝羞恥而從我爲強吾未知其強也未必非新市綠林之間赤其眉黃其中以自異也假令愚民一脫其帽而抵之地清皇帝已坐失其天下矣向之所以自恃而爲強者乃反救亾之不暇也其埋碑垂訓於後豈非過歟篇本無題今就篇中有虎叱二字爲目以俟中州之清焉

虎叱文按熱河日記先生與鄭進士行至玉田縣於商客沈由朋舖壁上得一篇奇文不著作人姓名問所從得沈云收買於薊州市乃借鄭瞻之而鄭所瞻多誤字句漏落不成文理故畧以己意點綴爲篇蓋中國放言之士託爲滿人罵漢人之辭而先生潤而演之爲此瑰奇之作也或曰先生爲世俗僞學而作沈商云云乃其假托豈其然乎

澤識

書

答南直閣

公轍書

本年正月十六日得吾兄去臘廿八日所出書方知足下職在內閣忙手發函又審足下起居萬勝奉讀未半魂神飛越雙拳跪伏以首頓地蓋書雖私抵命自天啣始則恟愴震惕繼而涕泗橫流誠知天地之大無物不育日月之明無微不燭然豈意兔園之遺冊上污龍墀

燕巖集卷之六
之清塵也哉下邑千里之遠而天威不違於咫尺疎野
一介之賤而恩教無間於近密嚴師而臨之慈父而詔
之不惟不加以兩觀熒惑之誅乃反命贖其一部醇正
之書蟻蝨賤臣何以得此於君父也噫士之生斯世
者躬逢堯舜之化不能振風澍和平之響追典謨大雅
之作黼芾皇猷以鳴國家之盛固士之恥也况如僕者
中年以來落拓潦倒不自貴重以文爲戲有時窮愁無
聊之發無非駁襍無實之語自同俳優資人諧笑固已
賤且陋矣性又懶散不善收檢未悟雕蟲畫蘆之技旣
自誤而人誤致令覆瓿糊籠之資或以訛而傳訛駁尋
入稗官小品則莫知爲而爲轉輾爲委巷所慕則不期
然而然文風由是而不振士習由是而日頹則是固風
化之灾民文苑之棄物也其得免明時之憲章亦云幸
矣至若違鴻龐典厚之體嗟小子之不肯構悅蟲鳥歌
唧之音曰昔人之無聞知是則僕與足下俱有罪焉今
其魑魅莫術桑穀自消究厥本情雖伎倆之所使是誠
何心自楚撻而爲記赦過宥罪固知并囿於陶甄改心
易慮庶不自棄於善莪是則僕與足下至死所共勉者
也敢不亟圖其黜削之補桑榆之收無復作聖世之
辜人也

按 正廟末年先生守安義縣時 上見奎章閣直
閣南公公轍文病其體奇定罰收贖以贖錢付閣令

設宴餞北青府使成大中蓋褒成以警南也數日
上語南曰近日文風之如此原其本則朴趾源之罪
也熱河日記余既熟覽焉敢欺隱汝宜寄書趾源以
告予意若速著一部醇正之文以贖日記之罪則准
南行文任予豈惜之否則當有重罪於是南以書通
而先生有是答後因繪音進農書以贖焉

澤識

繪聲園集跋

悱惻

古之言朋友者或稱第二吾或稱周旋人是故造字者
羽借爲朋手又爲友言若鳥之有兩羽人之有兩手也
然而說者曰尙友千古鬱陶哉是言也千古之人已化
爲飄塵冷風則其將誰爲吾第二誰爲吾周旋耶楊子
雲旣不得當世之知己則慨然欲俟千載之子雲吾邦
之趙寶汝嗤之曰吾讀吾玄而目睹之曰爲子雲耳聆
之耳爲子雲手舞足蹈各一子雲何必待千載之遠哉
吾復鬱陶焉直欲發狂於斯言曰目有時而不睹耳有
時而不聞則所謂舞蹈之子雲其將孰令聆之孰令視
之嗟乎耳目手足之生並一身莫近於吾而猶將不可
恃者如此則孰能鬱鬱然上溯千古之前昧昧乎遲待
千載之後哉由是觀之友之必求於現在之當世也明
矣嗟乎吾讀繪聲園集不覺心骨沸熱涕泗橫流曰吾
與叔圭氏旣并斯世也所謂年相若也道相似也獨

燕巖集卷之六
不可以相友乎固將友矣獨不可以相見乎地之相距也萬里則爲其地之遠歟曰非然也嗟乎嗟乎旣不可得而相見乎則顧可謂之友乎哉吾不知叔圭氏之身長幾尺鬚眉何如不可知則吾其於并世之人何哉然則吾將奈何吾將以尙友之法友之乎叔圭氏之詩盛矣哉其大篇發韶護短篇鳴瑰珩其窈窕溫雅也如見洛水之驚鴻泓渟蕭瑟也如聞洞庭之落木吾又不知其作之者子雲歟讀之者子雲歟嗟呼言語雖殊書軌攸同惟其歡笑悲啼不譯而通何則情不外假聲出由衷吾將與叔圭氏一以笑後世之子雲一以吊千古之尙友

燕巖集卷之六

跋

我外曾王考燕巖先生以盖世豪傑之姿負抱經濟不得施於當世獨以文章自娛而沒世之後其文益貴吾友金君澤榮讀而歎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史公神韻就全集諸種校定訖先取詩文六卷號于京師諸君子醵財印行之而余所以助成者無幾良可愧也且念先生下世今已九十六年兩家後生之風流緒業亦已凋零消歇無有存者而獨余以鹵莽蔑劣後死而與於斯役古人獅子幃付托之遠意端止是哉嗚呼是又可痛也已矣

光武四年庚子三月晦日外曾孫清風金晚植敬跋

跋

昔太史公敘賢人君子則其文典重簡淡敘武夫俠客則其文雄猛踔厲敘孤臣放士則其文悱惻激昂敘商人富翁則其文纖細拉雜如化工之妙隨物賦形形各不同遂爲千古藝苑之神品此無他才全而力大故爾余自幼少時侍先君側得讀朴燕巖先生虎叱文私自以爲先生之於文殆古之滑稽者耶及得其全集讀之其高古典厚潔淨疏曠剛勁栗嚴如入清廟而見古器披武庫而閱兵械使人肅然起敬竦然振懦非才全力大而深有得於史公之髓者其何能至此哉今幸其集印行於世而余適與於讎校之役故輒忘僭率記其一得之見而附之卷後其或不爲大方之所嗤也否

慶州金教獻謹跋

跋

朴燕巖先生沒後有詩文藁若干卷課農小抄若干卷熱河日記若干卷合三種或傳寫行人間而詩文藁頗散亂無統去年春余從人借全部一本與光山金士應氏同校之旁取于小抄日記二書從類排纘總得詩古今體三十三首文雜體一百十七首分爲六卷然後更就日記選銅蘭涉筆避暑錄等爲若干卷附其後又以小抄全書別附之是皆可以刊行於世而顧余家貧無能爲乃先抱所謂六卷者謀於延安李景田氏景田氏

果慨然諾之捐財始役於是毅齋閔公先生族裔平齋公及諸搢紳章甫相繼助之而董其役者又慶州金伯猷氏也余乃喟然而歎曰先生之文之傳宜哉先生之文上溯先秦兩漢下逮宋明融液羣言篤成一家質樸而光輝奇變而平實其旨新其詞潔其氣旺其味醲而其音轟如也凡前明作者王世貞李攀龍之徒倣像秦漢悉平生之氣力而乃無一近似者先生顧談笑而爲之夫同之爲秦漢而所成就之異若是者何也王李滯於理而先生順於理故也嗚呼天下豈有無理而可以爲文者哉大抵東方之文自羅麗以訖本朝蓋亦咸取理順雍容醇雅有似乎地氣使然而求其具有衆體出神入化以合乎藝苑家所謂神品者惟先生有焉豈不偉歟雖然先生俊傑也有救時之才而壹鬱不宣其激而爲此有以也夫

花開金澤榮謹跋

讀燕巖集

燕巖先生之文七分昌黎三分東坡能典雅能樸厚能纖密能平夷而至其出奇處機軸之變轉如鬼如神波瀾之奔駛如江如河音節之轟軻如雷如霆使人讀之不覺眩悸可謂文章中神仙

青松沈鍾禹謹識

讀燕巖集

昔人稱太史公文爲千年絕調後之學之者自歐陽廬
陵歸震川以外鮮有能善學者也今觀燕巖先生之文
疎宕有奇氣不囿於舊不驚於詭變化曲折超曠離絕
真史公若也豈不奇哉乃今世之人或徒見熱河日記
而疑先生之文近於稗官是猶觀昌黎所作俗下文字
而遂謂昌黎爲俗文耳焉可哉

密陽朴殷植謹題

跋補

右燕巖先生詩文集滄江子校之評之又從而集力以
傳之夫滄江子之於斯非有師傅之恩子孫之囑也諸
君子所以出力應之者亦非以滄江子有勢力可以動
人故也嗟乎是二者不皆有可思者歟滄江子以余嘗
一二叅論書名卷中余竊自以與事爲榮故不能終辭
云

光山金應洙謹題

此於先生之作特十一二耳二三君子奚眷眷於此好
之也信好之也二三君子家有一本二三本而足矣何
必雕焉印焉公於世爲也欲天下之好之也嗚呼天下

必無是理然萬或一有異焉者將奈何強焉非公也姑
舍是焉則吾其衰矣邪蓋先生之作自好爾非欲人之
好之也二三君子好之而欲天下之公亦自好其好耳
非欲人之必於同也歟

海平尹喜求謹題

燕巖集印役合金記

金晚植

字大卿號翠堂甲午生清風人今皇帝

閔丙奭

字景召號毅齋戊午生驪興人

朴齊純

字憲平號平齋戊午生潘南

李載崑

字士玉號東園己未生全州

李應翼

字景田號晦觀乙卯生延

金教獻

字伯猷號茂園戊辰生慶州人

李圭桓

字公執號晚雲戊午生慶州人

金裕定

字景祖號奎田丙辰生清風人乙酉進

金應洙

字士應號小石己巳生光山人

崔文鉉

字玉汝號正齋丁巳生海

閔達植字景培號晦窩庚申生驪興人官今中學校教官

金澤榮字于霖號滄江庚戌生花開人辛卯進士官前中樞院叅書官

金達河字南獻號小峯庚午生全州人官今中學校教官

印東植字元會號菱石戊午生喬桐人官今中樞院議官

趙命熙字仲德號耕石庚午生楊州人甲午進士

金教援字仲淵號匏亭辛未生慶州人甲午進士

沈鍾禹字弼五號勤山辛酉生青松人

李敏應字景行號壽春丙子生全州人

李承普字範九號荷汀乙亥生全州人

續合金記

李有泰字魯詹號世石丙辰生廣州人官從一品

朴殷植字聖七號謙谷己未生密陽人官今師範學校教官

嚴星乙字應七號果軒丁巳生寧越人官今小學校教員

安廷夔字舜九順興人官今小學校教員

右記古無此例然非子孫若門人之爲而爲之於公
共之議與力如此集者誠爲罕貴故特出變例以示
諸後爾雅君子幸毋見恠

耕齋集
續合言

